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九卷如是我聞三

9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九卷如是我聞三

原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180巷52弄16號4樓

網址：<http://tw-book.com>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出版日期：2014年9月30日

電子書定價：49元

ISBN: 9789869091190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如是我聞三

目次

信受而序	7
狗語	9
小鍾馗	9
因果牽纏	10
冷西施	11
再生	12
不放心	13
利餌	15
狐鬼	16
驟報	17
盜殺牛	18
忠厚積怨	19
不飲盜泉	20
預示	21
鏡破	25
馬醫夏畦	27
庭訓	21

巨硯	鬼火	神虎	腹負將軍	人狐	賭色	御史見怪	不蕪蘭亭	真假魅	狐魁	隔世還債	過失殺人	二狐	氣類相感	冥錢	害命償命	呼天	峻劑洞泄	盜亦有道	生天狐女
44	43	41	40	38	37	36	36	34	34	33	32	31	30	30	29	28	27	26	25



生死門	61	甚深法力	46	身死心生	45
無功竊食	59	和解	46	燒海	47
狐神靈官	58	一善掩千惡	48	遊僧	49
遲早	57	邱長春	50	西遊記	51
膽子大	56	夢女	52	多事糾纏	52
白蝙蝠	55	山鬼	53	翁仲鬼車	54
得饒人	55	內室止步	54	內室止步	54

詼諧解冤	62
饕餐	63
快意於睡皆	62
亡父戒訟	63
圓光術	66
五酉	67
前世夫妻	68
拷婢惡婦	69
鬼護	71
盜墓	71
腹語	73
死而復生	74
積重不返	75
自敗	76
墮胎	77
冥間富貴	78
第九卷 如是我聞三	
仿雕版新編	80

信受而序

越寫越心驚！自古以來，殺人之事竟是血痕斑斑啊！可見人類真的違反了上帝，難怪要西洋人要說「失樂園」，中國人卻要設「無間地獄」。幾千年過去了，「知古鑑今」也真是個偽命題，知古不會鑑今！只會讓有心人有更多的藉口罷了。

紀曉嵐讀過許多書，是個大才子，對「且」字都有真解，在「不放心」一篇中有「狂且所誘」的句子。然而他敦厚有長者風，文中竟無一句罵人，只有談諧的點出癥結，至於課子或是家教，都能在字裡行間看見。

古人說「富不過三代」，也有人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人們都希望後代子孫要「福澤綿長」，還有「祖德流芳」，這都是有的事，並非虛構，這一切都是人心啊！不貪，不癡也不炫色，更要明理，理與禮同，要敦厚，要惜情愛物，尊敬智慧的長者，寬厚待人這都是好的。

至於是萬世流芳？還是臭名萬代？這就不一定了，有時候宣傳做的好，開補習班的人會成為萬世師表，興文字獄的人也可以變成至聖先師，這就是千古最成功的宣傳案例了！

人心這樣深邃複雜，堅持好心意真是艱難！一有閃失，眼前遭罪還是小事，身後遺毒，百代也不能消除，起心動念這樣重要，一不小心就流毒無窮，這就是人心了。他還警戒人要小心立言，有些人真的寫了萬言書來「立言」，將沒經

歷過的事指手畫腳一番，將殺人的惡事說成「立功」，寫不出好文章或是沒機會上陣殺敵的人只能「立德」了！說穿了就是「立得」，先得些好處再說了。

「可是這立德、立功、立言的人今何在？人死後有靈、有魂、有魄又是誰見過了呢？紀曉嵐歷歷寫出這些故事，並非要人迷信，他自己就是因為懷疑，才不斷的書寫著各種人的故事，還加上自己親身經歷的事一併想了，反覆斟酌其中道理，才能真心為善，不鄉愿、也不顛頑，至於超過他能知道的道理和事情，他也只是存而不論，只是忠實記錄一件事，他這樣書寫不能入儒家的筆記，竟成了後世人勸人為善的善書，想必是功德無量，早生天界去了吧！至於以後人如何看待？我不知道，我只是讀著歡喜，信受而寫一篇序。

狗語

王徵君載揚說，他曾經夜宿友人家的花園小屋裡，聽見窗外有人語說：

「好冷啊！又是風又是下雪的，咱們暫時避入空屋裡吧。」

另一人說：「後面的矮牆倒了，要是偷兒闖入，怎麼辦？吃了人給的食物，不可以不替人做事啊。」

載揚以為是僮僕或守夜的人在說話，天亮後他開門一看，地上並無人跡，只有二隻狗瑟縮著窩在矮牆缺角下，大雪已經快要將牠們淹沒了。

嘉祥曾映華說：「這是載揚的寓言故事，要說來給僮僕們發慚愧之心的啊。」

我說狗這種動物，不必驅策，也能警夜不失職，寧可忍著寒餓戀主不肯離去。天下做僮僕的人，實在是萬萬不能及，這故事當然可使人聽了生慚愧心，但是，真要教僮僕們慚愧啊，也不在於狗能不能說出這種話啊！

小鍾馗

從孫翰清說了一件事，南皮的趙氏子，被一隻狐媚住了，還附在他的身上，總是在衣襟袖口處與人說話。

偶然間，家人懸掛了一幅鍾馗的小畫像在牆壁上，夜裡就聽見有東西在房裡，又是蹦又跳的聲音，家人還以為已經將狐怪趕跑了呢！可是到了第二天，還是一樣，那隻狐還是躲在趙氏子身上的衣襟袖口處與人說話。

家人就問祂，看到鍾馗了嗎？

狐說：「鍾馗真是可怕啊！幸好他身高只有一尺多，他那把劍也僅數寸而已。他上床來我就下床去，他下床了我上床去，反正他都打不到我。」

然則畫像果有靈嗎？畫像之靈，如果真能驅趕鬼魅，也一如所畫的一樣嗎？就算只是一幅小畫像，雖然也畫成手拿寶劍，姿態靈動，但是真能斬妖除魔嗎？這事真的不可解了啊。

因果牽纏

乾隆三年，歲次戊午的夏天，獻縣修城。投入役夫數百人一起拆掉舊城堞，破磚擲城下去；城下也有役夫數百人，用籬筐運送挑走。

到了吃飯的時後，則由人敲打木板通知役夫們一起來聚食。才在聚食的時候，有個役夫辛五告訴其他人說：

「剛才在運磚的時候，忽然耳畔聽見有大聲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知道嗎！』我一回頭啊，什麼都沒見到，真是奇怪極了。」

吃過飯以後，眾人又連手合作去搬磚塊了，那時磚落如雹，有一塊磚巧打中辛五，當場腦袋裂開，死了！一時工地驚呼連連、眾人擾擾嚷嚷，竟不知是誰打中他的。

官員也問不出所以然來，只能叫來役夫長出錢十千，買棺材斂葬辛五而已。當時，眾人都認為這是辛五的前世欠了擊磚者的命，而役夫長前世必定是欠了辛五的錢。這真是因果牽纏了，終究是要來填補的，於是先派個鬼神來告知，這實在也不能說是偶然吧！

冷西施

諸桐嶼說了一個故事，他家鄉有個大戶人家家裡有一座書樓，平常是鎖住的。每次開啟入內，必見到樓板的灰塵上有女子的足跡，小小的，只有二寸有餘。

家人都知道那是鬼魅的腳印，然而卻是數十年寂然無形也無聲息，他家也不知那是什麼魅怪。

鄉里有個年輕人姓劉，生性輕脫，妄想著有王軒遇西施的奇遇，拜託主人家讓他一人獨宿書樓上，他還帶著茗果酒肴來，也焚香祈禱，殷切的祝禱著，晚上點亮蠟燭就寢，他屏息以待，卻是什麼也沒看見，連個聲音都沒有。

可是，漸漸的，他開始覺得有陰森之氣泛起，那冷入肌骨的陰寒，雖然自己也還能看見，耳朵也還能聽，可是卻已經是說不出話來了，劉生的四肢也不能動彈了；他越來越冷了，簡直是寒沁肺腑，好像躺在層冰積雪之中，劉生苦不可忍，一直凍到天亮，他才說得出話來，但是他還是渾身凍僵，竟是整夜都沒能躺下。

此魅怪的形蹤，可以說是個隱秀；用這種方法料理了輕薄的劉生，完全不動聲色，也真是雅人深致啊。

再生

唐代的顧非熊再生的故事，事蹟見於段成式寫的《酉陽雜俎》，又在孫光憲《北夢瑣言》有紀載。他的父親顧況的詩集中，也是有詩記載著，這應該不是編造的故事。

近代有沈雲椒少宰撰寫《陸太夫人志》，稱太夫人嫁過來不到一年，丈夫贈公即卒。遺腹生子，養不到三歲就夭折了。陸太夫人慟哭的說：

「我是個未亡人，只因為有個兒子才活著，但是，現在連兒子都死了！我實在是忍我家的宗祀就此而絕啊！」

陸太夫人斂葬夭折的兒子時，用朱砂畫在孩子的臂上，並祝禱說：



「上天不絕我家，你若再投生，就以此朱色為驗證。」
當時是雍正七年，歲次己酉年的十二月。

同月，族人有比鄰而居的親戚，他家生了一個兒子，嬰兒的臂上朱色灼然。陸太夫人遂撫養那個孩子，就是少宰沈雲椒。

我在做禮部尚書時，與少宰沈雲椒是同事，也是他親口對我說的，描述尤其詳盡。

寫佛家警世的故事書中，也有荒誕造假的故事，那只是為了要凸顯罪福報應的可怕，誘人施捨，詐偽者尤其多。只有輪迴之說，則言之鑿然，都有事證和當事人。

這大概是司命者，每因一人一事，偶然示現端倪，以為彰顯人道之教化吧。少宰沈雲椒的這個故事，就是借轉生之驗，以昭顯苦節守志的女子，必是能感動人心的，世上的儒者們老是說無鬼論，又怎麼會明白這種道理呢？

不放心

舞台表演的伶人方俊官，自幼就以色藝擅場，為士大夫所欣賞。老了改行販賣古器維生，時時來往於京師，他曾攬鏡自嘆說：

「方俊官啊！你怎麼就這模樣了呢？誰會相你也曾舞衫歌扇，傾倒一時

耶？」

倪餘疆的感舊詩也寫道：「落拓江湖鬢有絲，紅牙按曲記當時。莊生蝴蝶歸何處？惆悵殘花剩一枝。」就是描寫方俊官所作。

方俊官自己說，自己原來的出身也是儒家子弟，十三四歲的時候，在鄉塾讀書，忽然做了一場夢，那竟是一場笙歌繁華新人花燭的婚禮，他被擁入閨房裡。當他自顧形狀時，自己竟然穿著繡裙錦帔，還珠翠滿頭的女人；俯視雙足，竟也是纖纖小腳，穿著弓鞋的彎彎模樣，儼然就是一個新娘子了。

當他還在驚疑錯愕時，莫名其妙之被許多人挾持著，他不能自主，竟被扶入幃帳中，與一個男子並肩而坐，方俊官當時是又怕又愧，滿身冷汗的醒過來。後來他被一個男人奮張的男根所誘，竟然失了身！之後他就淪落歌舞場，方俊官這才領悟了這一切都是前定啊。

倪餘疆說：「西晉的衛玠，官做的那麼大，都當上了太子洗馬，他也曾問過樂令，夢是什麼？樂令說：『是日有所想，所以夜有夢。』方俊官他是想得多了，才做了那個新娘夢；既是多思多想而有夢，後來的墮落就不奇怪了。那自然是果由因生，因由心造而來，怎麼可以推說是夙命呢？」

我說，此輩沉淪賤穢之地，應當也是有前身業報受在今生啊，未必都是冥數，倪餘疆所言，只是正本清源之論。



後來，蘇杏村聽了這些說法，他說：「紀曉嵐以三生論因果，是警惕未來；倪餘疆以一念論因果，是當下就要謹戒。雖各自能彰顯一個義意，我認為以倪餘疆之論，可使人戒懼戒慎，隨時都要警醒著自己，不放其心啊。」

利餌

族祖黃圖公曾說了一件事，他曾去北峰拜訪朋友。夏夜在村外散步，不覺稍稍走遠了。聽見小米田裡有呻吟聲，他尋聲前往找看，是一個童子，裸身露體躺在小米田中。

黃圖公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怎麼這樣痛苦？小童說，黃昏時經過這裡，遇到一個少女，招手叫他來一起說話，那個少女喜歡童生的子秀麗，調戲他也開玩笑和他一起玩，少女說父母都外出了，家裡沒人，邀他到家裡。

少女帶他到小米田的深處，有一座屋子三楹大，都沒有有人。那個少女關上大門，還拿出瓜果一起共食，就這樣嬉笑，還脫了衣服到床上玩！

那個少女抱著他，忽然變形成了男子！那模樣和形狀猙獰極了，對他橫施暴虐。小童又驚恐又害怕不敢拒絕，竟然被他姦汙了，小男孩被蹂躪的太痛苦了，以至於暈絕。等到慢慢甦醒過來，已經裸身躺臥在這荒煙蔓草間，那個男人和房子都消失不見了。

原來那個魅怪喜歡那個男童之色，變幻成女形來誘他前往。小男孩也是見利而趨近，反而成了那個魅怪的利餌，這真可說他是自找的啊！

狐鬼

我的老師趙橫山先生，少年時讀書於西湖，因為寺樓幽靜，他將床鋪睡榻設在樓上，夜裡卻聽見室內窸窣窸窣的聲音，好像有人在走動。

他叱問：「是鬼是狐，何故擾我？」

慢慢的，才聽見有聲音囁囁嚶嚶回答他說：「我是鬼、也是狐。」

又問：「鬼就是鬼，狐就是狐，怎麼說你又是鬼、又是狐呢何？」

過了很久以後，才又回答說：「我本來是好幾百歲的狐，內丹已成。不幸被同類扼殺了，也盜去了我的內丹，以至於幽魂沉滯，到現在，還是隻狐鬼啊。」

問：「何不去冥間告狀？」

狐鬼說了：「凡是要練內丹，總是由吐納導引而成，如同血氣附形，融合為一，不能從體外得來，別人也不能盜了去；但是，如果是從採補而練成的內丹，就如同劫奪來的財物，本來就不是自己的，所以就能被其他人殺了、



又被吸取去了。

我是媚人取精，生前所傷害的人多了，殺人者死，我的死是當其罪，就算告到神前，神也不理，所以我寧可在這裡鬱鬱的住著。」

問：「你住在這裡還想做什麼？」

狐鬼說：「我本來已經匿影無聲，要修習太陰練形之法。但是你的陽氣光耀薰鑠，讓我的陰魄不寧，所以才出來乞哀，請求你搬了吧，讓幽明各適其所啊。」

狐鬼說完話，只聽見咚咚的叩頭聲，再問他話，也不回答了。先生次日隨即移出小樓。趙橫山先生曾舉這件事告訴門人說：「不是自己的，終不能有，強求就足以招禍，那真是自殺啊！」這真是可畏啊！

驟報

從兄萬周說了一個故事，交河有個農家婦，每次回娘家，總是騎著一隻驟子回去。驟子很健壯又馴服，也不必待人控引，牠自己會認路。

有時候做丈夫的沒空陪著妻子回娘家，那婦人就自行騎著驟子來去，一向也都沒事。

有一天，農婦回來的稍晚些，天陰月黑，不辨東西。那驟子忽然橫逸不

順著回家的路走了，載著農家婦，逕自從小米田裡跑去，那裡面可是密葉深叢啊，於是迷路了，農婦不得返家。一直到了半夜，才抵達一間破寺，裡面有二個乞丐睡在破敗頹廢的的廡下。

那農婦進退無計，不得已只好留下來與乞丐一起。次日，兩乞丐送農婦回家，做丈夫的內心含愧，竟然想要將那隻騾子賣去屠宰場。

夜裡，夢見人來對他說：「這隻騾子，前世偷盜了你的錢，你也急著追捕他，他卻逃走了。是你囑咐捕役撲捉他的妻子，還羈留了一夜。今生，他來當騾子，是偷盜金錢的報應；載你的妻子入破寺夜宿，是報復你也曾經羈押他的妻子一夜，你又何必反結來世之冤耶？」

那人驚醒，痛自懺悔，那隻騾子當夜也突然死了。

盜殺牛

家裡的奴子任玉病重將死之，環守他病榻的人，夜裡聽見窗外有牛吼聲，任玉驚駭極了！就死了。

第二天，眾人都在說著昨夜聽見牛吼的怪事，任玉的妻子才哭著說：「任玉少年時，曾經偷偷的殺了幾隻牛，那事沒有人知道。」



忠厚積怨

有個姓余的某人，是個刑名師爺，他一生都當官員的幕僚，總司刑名四十多年。老了臥病瀕危，他總是在燈月下，覺得恍惚間，似有鬼魂來為厲，余某慨然說：

「我一生心存忠厚，誓不敢妄殺一人，這些鬼，又是為了什麼事來耶？」他夜裡夢見數人浴血泣說：「你知道刻酷的積怨，卻不知道忠厚也能積怨也。孤身孱弱的人，慘遭被人戕殺，就死之時，楚毒萬狀。那孤魂飲泣，銜恨九泉，只希望那些強暴殺人者就誅，一申積憤。」

然而你只看見活著的人可憐可憫，卻沒看見死者的可悲和怨恨，你寫判書，是刀筆舞文，你曲言回護開脫了罪人，竟然使兇殘者漏網，讓白骨沉冤！你試著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如果你無罪又無辜，竟被他人屠宰割肉，你的魂魄若有知，在一旁觀看定讞罪刑的人這樣判寫，只寫幾個字，就改重傷為輕罪，改多傷為少罪，改理曲的成了理直，改有心蓄意為無心之過，都讓這些叫人切齒的仇人們，從容脫械而活，事後仍然縱橫於人世，你會有何感覺？你難道不會怨恨嗎？

你的這種不是之思，竟然放縱惡人，還自以為是做陰功？那些被害甚至枉死的人啊！不仇恨你！要仇恨誰？」

余某人聽了這些話，惶怖而醒，他將自己所做的噩夢都告訴著兒子，回手自己打自己的臉說：「我一生所見都錯了啊！錯了啊！」頭還沒躺回去枕頭上就斷氣了。

不飲盜泉

滄洲太史劉果實，為人襟懷夷曠，瀟灑自然，有晉人風格。他和飴山老人、蓮洋山人都是好朋友，然而卻是各自有各自的見識和愛好。

劉果實晚年家居，以授徒自給，然而他只收孤貧之士，窮人家的孩子求學他才教。學費少少也就算了，有時候甚至不收學費，所以他家常常是簞瓢屢空，家無餘糧也就罷了，他還晏如也！一點都不會不自在。

劉果實曾經買米斗餘，放在米缸裡，一個多月還吃不完，用不盡，他覺得很奇怪？

忽然聽見簷間有聲音說：「我是天狐，敬慕劉公您的的氣度高雅清潔，還有你的高尚情操，所以私下裡，我天天都來放米，請您別驚訝。」

劉果實問：「你的心意誠善，然而你又不能耕種，這些米從何拿來？我不能飲盜泉，請你以後不要再做這種事了。」

那隻天狐嘆息的離開了。



預示

亡姪汝備，字理含，曾夢見有人對他誦詩，他醒來只記住其中一聯：

「草草鶯花春似夢，沉沉風雨夜如年。」

汝備告訴了我他夢見的詩句，我驚訝這不是好意頭的子句子啊！果然他在戊辰年閏七月天逝了。

後來，汝備的妻子，河北武強的張氏，撫養汝備的弟弟的兒子，續為子嗣，延續了汝備一房的香火，她是終身守寡，三十多年未曾一夕解衣睡。至今，家裡的婢女僕媪都還能說得清楚，我這才領悟那二句詩的意思，竟是在預先顯示孀閨獨宿之兆。

鏡破

雍正四、五年，丙午丁未歲之間，有流民乞食經過崔莊，有一對夫婦都生了疫病，病重將死之時，拿著賣身契哀呼於市，自願將一個幼女賣人為婢，賣價是兩口棺材。

是我家的先祖母張太夫人埋葬了那對夫妻，也收養了他們的女兒，那女孩名為連貴。當時所遺留的賣身契上署名父親張立，母親黃氏，卻沒有寫籍

貴，問那女孩，那女孩太小了也說不清楚。

只是連貴自說：「我家在山東，大門口臨著官家的驛路，時常有大官的車馬往來，離崔莊大約走了一個月的路，我不知道家鄉的縣名。」

連貴又說：「去年曾收下對門胡家的聘禮，胡家人也乞食在外，不知道往哪裡去了。」

過了十多年，都沒有親戚來尋訪連貴，只好將連貴嫁給養馬的圉人劉登。劉登自己也說：「我是山東新泰人，本姓胡，父母俱歿，由劉氏收養，因此從了劉姓，我記得小時，父母親已經為我聘了一個女孩，只是不知道對方的姓氏。」

劉登既是胡姓，又是山東新泰人，住家也靠近官家的驛路所經之處，同樣也是流民，乞食到這裡的路程也是一個多月，劉登所說的，竟然與連貴之言都相符合，真叫人懷疑這是「樂昌之鏡」破鏡重圓的故事，是離而復合，只是沒有明顯的證據罷了。

先叔粟甫公曾說：「此事只要稍加點綴鋪陳，竟可以寫入傳奇了！可惜那個女子蠢如鹿豕，只知道知飽睡、睡飽吃，竟不能有一絲情致加以點綴，真是可恨啊！」

邊隨園徵君也說：「十六國時代的前秦人若不死，一定會說前秦厲王符

生的殘暴故事是被後人誣讖的；蜀漢的老人如果還活著，定知道諸葛亮的故事也多是編造出來的（此乃劉知幾《史通》之文。符生事見《洛陽伽藍記》。諸葛事則見《魏書》毛修之傳。浦二田注《史通》以為未詳，蓋偶失考。）。

連正史記載都不能免於因緣綴飾和誇張鋪寫，更何況是傳奇故事呢？明末清初的《西樓記》描寫女主角穆素暉豔若神仙，然而吳林塘說了，他的祖父小時候見過穆素暉，身體短小肥胖豐肌，只是一個尋常女子而已。

難道傳奇故事中所謂的佳人，大多出於虛構嗎？連貫這個婢女雖粗俗，倘若真有好事者也來按譜填詞，將故事登場編了曲子也傳唱起來，他日舞台的紅地毯上，連貫這個名子，何嘗不也會變成鶯嬌花媚的豔女耶？粟甫先生所論，也太未免過於盡信書了啊！

馬醫夏哇

聶松巖說，膠州有座一寺院，經樓之後有蔬菜園圃。寺中僧人有一天晚上開窗納涼，天上的月明如畫，他竟然看見一人倚靠在老樹下，他懷疑是來偷竊蔬菜的，呼問為誰？遠遠的回答他說：「師父別驚訝，我是鬼。」

問：「鬼為何不回去你的墓室？」

曰：「鬼也有徒黨，也是各從其類。我本是書生，不幸葬在亂葬塚之間。」

不能與那些馬醫夏畦等俗人村夫為伍，那些鬼也討厭我不是他們一夥，落落難合啊，所以我寧可避開喧囂到這裡啊。」

那隻鬼說完話，冉冉沒了，後來人往往還能遙遙看見他，然而再呼叫他，他也不應了。

庭訓

福州學使的辦公室，原本是前朝明代掌管稅收宦官所在的稅璫署。閩人暴橫，都在那個地方殺人，至今，那個地方往往還能見到變怪的事。

我督閩學之時，僕傭奴子們是每夜驚心啊！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的夏天，先父姚安公來到這裡，也聽說某室有鬼，他竟叫人搬床榻來睡在鬧鬼的屋子裡，整夜都平安。

我曾經乘間微諫父親，請勿以千金之軀與鬼角逗，父親當時教誨我說：

「儒者的無鬼論是迂論、也是強詞。然而鬼必定是畏懼人的，因為，陰不勝陽啊；鬼有時候也會侵人，必定是陽不足以勝陰才會如此。

陽之盛，豈是只有自持血氣強壯或是性情剽悍的人嗎！人的一心一念，慈祥者為陽，慘毒者為陰；坦白者為陽，深險者為陰；公直者為陽，私曲者為陰。



所以易象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只要立心正大，則其氣純乎陽剛。就算有些邪魅也一起在幽室之中，正派的人就像鼓起洪爐，熾烈的燄燄自然發生，那就亘凍自消了。

你讀書也頗多，可曾見史傳中，有端人碩士被鬼所擊者耶？」

我是再拜受教了，至今每每憶起父親的教悔，好像他老人家還在啊！

生天狐女

河北東州有個邵氏子，性情佻蕩。他聽說淮鎮的古墓有狐女甚是美麗，不時前往等待。

一日，他真的見到女狐坐在田壟邊上，他才要向前去互通款曲，那隻狐女正色地說：

「我服氣煉形，已經二百多歲了，誓不媚一人，你別生妄想了。況且那些媚人的狐女之輩，豈是真的喜歡人嗎？做那事，是為了要攝人的精啊！精竭則人亡，你遇到了就是死，從來沒有人能倖免，你又何必自投陷井呢？」

那女狐舉袖一揮，淒風颯颯然，飛塵眯目，已失去牠的所在了。

先父姚安公聽聞這件事，說：「這隻狐能說這種話，我斷定牠必定生天界去了。」

盜亦有道

獻縣的李金梁、李金桂倆兄弟，都是劇盜。武功高強的很，有一天晚上，哥哥李金梁夢見他死去的父親來說：

「做強盜有敗的，有不敗的，你知道嗎？貪官墨吏，刑求威脅之財；神奸巨蠹，豪奪巧取之財；父子兄弟，隱匿偏得之財；朋友親戚，強求詐誘之財；黠奴幹役，侵吞乾沒之財；巨商富室，重息剝削之財，以及一切刻薄計較，損人利己之財，都取之無害。

罪惡重的人，就算被殺了，殺害他的人也是無害，因為那個惡人本就被天道所惡的人。若那人本性善良，財富由義中取來，那是天道之所賜的福氣，如干犯之，就是悖天，悖天終必敗。你兄弟之前劫了一個節婦，使得那對母子冤號，連鬼神都怒視，你們如不悔改，禍不遠矣！」

後來又過了一年多，李金梁、李金桂倆兄弟果然一起伏法。金梁被關在監獄時，自知是不能免死了，就將這個夢境和前因後果，都說給刑房的獄吏史真儒聽。

史真儒是我的同鄉，也曾來對我父親姚安公詳細述說，這可謂是盜亦有道啊。獄吏史真儒又敘述了劇盜李志鴻所說的話，李志鴻說：

「我鳴鶻躍馬三十年，所劫奪的多了，見過劫盜強梁搶奪的也很多。但



是敗事者十分之二三，不敗事的十之七八；只有一條，如有污人婦女的強盜或賊盜，屈指算來，竟然從無一人不敗事的，所以我常告誡徒子徒孫們，可以搶奪，不可汙人婦女。」

這真是天道給淫者降下的禍災啊，這種事，從沒有不報的理。

峻劑洞泄

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的夏天，我自烏魯木齊從軍歸來，暫時租住在珠巢街路東的一處住宅，與臬司龍承祖為鄰。

房屋的第二重有室五楹，最南邊的一個房間，門簾時常被掀吹起來，好像有風吹鼓而起的。我住在第四間，那門簾則否，都不知那是什麼緣故？

家裡的小兒女們每次進到那間室內，動輒驚怕啼哭不停，都說床上坐了一個肥胖的僧人，向著他們嬉笑，那隻緇徒厲鬼，為何要佔據人家的宅舍？這尤其是不可解啊。

又每到三更鼓以後，往往聽見龍承祖的宅子裡有女子的哭聲，龍承祖宅中也有人聽見，還說那女子哭聲就來自我住的房子裡，真是讓人又懷疑又不能明白了。然而我知道這地方絕不是什麼善地，於是舉家遷居到柘南先生的雙樹齋之後。

珠巢街路東的宅子和臬司龍承祖的宅子，都不是吉宅，白環九司寇無疾無災卻暴卒，就是在龍氏所住的宅子裡發生的，那兩處是凶宅之說，相信不是虛話啊。

先師陳白崖先生說：「居吉宅者未必吉，住凶宅的未必不兇。就如同和風溫煦，未必能使人除去病痛，然而天氣嚴寒凜厲，人一觸之則疾病生；滋補的藥，未必能使人馬上健壯，然而吃下了猛烈的藥劑，一飲就能讓人拉肚子。」

這也得確是有其理，不可以堅持定命還要與之相爭。孟子也有言：「知命的人，不立在即將傾倒的巖牆之下。」

呼天

洛陽郭石洲說了一個故事，他家鄰縣有一人家的公婆，接受了富室二百金，要將守寡的媳婦賣給他作妾。

到了娶親的時候，家人強行將守寡的媳婦披上綵衣，半扶掖半脅迫的送上車。媳婦不肯走，他們就用紅巾反綁媳婦的雙手，由媒婆僕婦擁之坐車上。圍觀的人都嘆息也為之抱不平，然而那守寡的媳婦，母族家人都無沒有人了，難怪不能接她回家去。

當僕人喊一聲——起，頓時，那個被綁架的媳婦放聲一號！旋即暴風旋轉大作，拉車的三匹馬都人立而起，驚逸狂奔不能停止，那三匹馬也不跑回家，而是跑向縣城。

馬匹同步飛奔，飛也似的渡過泥淖，如履康莊大道，就算是小徑逼仄、或跑過危橋，車子也都不會傾覆，一直跑到了縣衙，那三匹馬才屹然挺立，公婆賣媳婦的醜事遂敗。

這才知道，平民的女子呼天，雷電下擊，並不是古書亂寫的故事啊。

害命償命

從舅姚介然說過：「厲鬼還冤，見於典籍記載的是一種，得於傳聞的也是一種。癸未五月，我從鹽山耿家庵要回到崔莊，竟然親眼見到。

那個人年紀約五十多歲，戴草笠，穿著苧麻長衫，以一驢馱著行李，繫在河岸邊的柳樹下，那人原本是倚樹而坐，我也來繫馬小憩。

忽然，那人驚跳了起來，以手作撐拒狀，說：

『害了你命，把命還你就是了，何必這樣苦苦相毆呢？』那人支柱良久，話語漸漸模糊不可辨聽了。

那人忽然躡身一躍，已經跳入河裡，沒於波浪中了！同時看見的有十多

人，有人合掌誦念佛號。我雖然不知所報是何冤情，然而害命償命，都是那人親口說的。」

冥錢

戊子夏，小婢女玉兒生病死了。不久竟然復活，她甦醒過來說：「冥役遣我回來索錢。」

於是派人到市上買了冥錢焚燒後，小婢玉兒才真的死了。

隨即又復甦醒說：「銀色不足，冥役不要。」

更叫人再去市上買金銀箔紙折成的紙錠焚燒，小婢玉兒才真正的死了不再甦醒回來。

因而憶起雍正十年，歲次壬年的時候，亡弟映谷瀕命危時，也是如此，反覆死而復甦。然而燒冥錢果然有用耶？冥役怎要這樣急急需索呢？那麼冥官又所司什麼事耶？

氣類相感

侍御胡牧亭說，她的家鄉有一個人是個冥官，那人敘述冥司的事務很詳



細，我卻不能都記憶來了，大略與傳記所寫的一樣，只有鬼魂要去六道輪迴，是不需要勞煩冥吏遣送，都是各自隨著平生的善惡，一如水往低處的水窪處流過去，或如同火焰燒向乾燥的物品一樣，那是氣類相感，也像是物以類聚，自己得了自己的本途出處去。這話說得很有理，更是說鬼故事的人都不曾說過的道理。

二 狐

狐之媚人，大抵是為了採補人的精氣，也不一定是為了情色淫蕩。然而，偶爾為了情色的也是有的。

表兄安濤北說了一個故事，有人在夜晚宿在深林中過夜，聽見草埔間有人語說：「你愛上某家的少年，已經完事了嗎？做這種事，總是會被人類的亢陽熏爍，太容易消蝕真陰了，還極可能敗了我們幾百年的道術，你這是怎麼了？怎麼就動了這種邪念呢？」

又聽見一人回答：「感謝你的規戒啊，我實在是因為太喜歡那個孩子了，他的美秀容顏真叫我不能忘情啊。可是那個少年童子容貌雖然豔冶，他的心卻是毫無邪念呢，我在他的夢境中幻出許多淫態誘惑他，他竟是漠然不動，一直都沒有動靜，我也絕了那個念想了啊。」

其人覺得有異，偷偷的潛行去窺視，只見有有兩隻狐跳跳踉踉的跑過去。

過失殺人

泰州任子田，名大椿，能記誦的書籍文章真是廣博啊，尤其擅長於三禮注疏，六書訓詁的內容。乾隆三十四年，歲次己丑，登二甲一名進士，卻浮沉郎署，晚年才得以授御史官位，還沒上任就死了。

大清自開國以來，二甲一名進士，不入詞館的僅有三人，任子田就是其中之一。他自言十五六歲時，偶然為伯父的侍姬作宮詞寫在扇面上，伯父懷疑了，竟導致伯父叫那個侍姬自縊死了！那女子的魂訟於地下，任子田奄奄一息的生病了，魂也被追去冥間考問。

過了四五日，冥官審問他七八次，辨明了他是出於無心，然而還是坐以過失殺人的罪衍，被減削了官祿，所以他一生仕途不順到這種地步。

賈鈍夫舍人說：「審問判定這事的冥官，就是郎中顧德懋。他二人先前並不相識，有一日兩人相見了，彼此都覺得好像舊相識呢。」

當時都一起同時在坐，是我親見他兩人對話冥司的事，當時任子田也回答他，身體猶自慄慄然也。」



隔世還債

即墨楊槐亭前輩說，濟寧有一個少年，被狐所狹昵，夜夜必然與他同衾共枕，以至那少年都已經二十多歲了，都還是夜夜如此。

有人教他留鬚鬚，鬚鬚稍長，則在睡夢中被那隻狐剃了，還為他塗抹脂粉。家人也屢屢拿回道士們的符籙驅遣那隻狐，都不能制伏那隻纏人的狐。

後來有正乙真人的船經過濟寧，家人乞求正乙真人乞劾治，真人寫文書給城隍。那隻狐才對著正乙真人自訴，所有人都沒見到那隻狐的形狀樣貌，卻又都清楚的聽見那隻狐所說的話。

狐自言說：「我過去生中為女子，這少年是個僧人，當我夜過寺門，被他所劫，密閉在窟室之中，我隱忍受辱十七年，鬱鬱而死。我也去冥司告狀，主事者判那個僧人到地獄受罪完畢後，仍於來生償我的債，可是後來我因其他的罪行墮入狐身，竄伏山林百多年，一直都不能相遇。今天，我煉形成道，正巧遇到那個僧人的後身就是這個少年，因而得以相報，十七年滿，我自己就走了，不必麻煩你們來驅趕。」

正乙真人竟也無可奈何，後來也不知那隻狐期滿是否真的去了？

然而據那狐所說的話來看，也足以知道，如果真的對他人有所虧欠，雖隔了數世轉生，還是要償還的啊。

狐魁

同年的項廷模說，他以前曾經在翰林某公家當館師，兩人相見就會在一起講論學術話題。有一天，他有個同鄉，是個外放的官吏，返京時帶來了不少的禮物饋贈他，但是翰林某公卻說自己平生儉素，實在不需要這些禮物，那個外放官吏見他正經八百的推拒，又義正嚴詞的標榜自己清高，這才慢吞吞的又將那些禮物都帶回去了。

翰林某公送走了客人之後，一個人在大廳上徘徊很久，一直是悵悵惘惘，若有所失，他這樣子有大半個小時，直到家人請他進內午餐，來請他吃飯的人，卻被翰林某公怒罵一通。

這時，忽然聽見幾個人在暗處吃吃竊笑著，他到處找看也無人，再找，那聲音在窗上的承塵之上，大家都說那是狐魁啊！

真假魅

少廷尉陳耕巖，在翰林院作官的時候，時常被鬼魅侵擾，他只能避而遷居了，但是每次搬家，那鬼魅都跟一直隨著他搬家，時常丟擲小帖，寫的都是他的陰私事，都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私事。



陳耕巖更悚懼了，只能時常虔誠的祭祀了。

有一日，又丟擲著一張帖子，責備他薄待了姪兒，還寫著：

「不厚資助，禍且至。」

家裡人都懷疑是他的姪兒做的，於是密約伺察，等在夜裡，一聽見有碰損器物的聲響，眾人突出掩執，果然抓到了！正是他的姪兒。

陳耕巖天性是長者敦厚，尤其愛護骨肉至親，他只說：

「你需要錢可以告訴我，何必做這事呢？」

陳耕巖一笑，叫姪兒回去睡覺了，從此以後，陳耕巖的家就安定了。

後有編修吳樸園家突然遭了火災，都不知那火是從那裡來的，編修吳樸園搬了家，還是一樣被無名火焚毀，一再如此，那火竟如同跟定了他似的。

我認為編修吳樸園家會一再發生火災，也是家人所為，就如同陳耕巖家一樣。

但是吳樸園說：「我也是這樣懷疑，然而我第三次搬到了泉州會館住，才和客人坐在廳中說話，突然烈焰赫然大發了，那火燄從窗上的承塵處下射，那裡不是人所能上的地方，也不是人所能去的位置，是真魅所為啊。」

不熱蘭亭

舍人程也園，就住在曹竹虛的舊宅中。有一晚，不小心失火了，家裡的書畫古器多遭焚毀。連同中褚河南臨摹的《蘭亭》一卷，恐怕都被焚毀了！那是程也園花了五百金所質來的，對方只是典當，早晚要來贖回去，他很煩惱，若是原主人來贖的時候，他拿什麼還回去？

忽然他在火爐中揀得了畫匣子！那木匣和包袱都被燒過了，而裡面的書卷竟無一字受損。當時我表弟張桂巖正在程也園家當館師，這是他親眼看見的奇事。

白居易所著的白香山詩集裡有所謂「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耶？還是物件的成毀各有定數呢？還是此卷不在這次火劫中耶？然而這事真是奇特啊，我將它寫下來，也是讓將來的賞鑒家有一則佳話了啊。

御史見怪

同年柯禹峰，官御史時，曾經住宿在內城的友人家中。那宅子裡有書室三楹，東邊有一間房間用紗門隔著，鎖住都不敢開啟，外邊放一張床榻在南邊窗下。



柯禹峰睡到半夜，聽見東室有聲音好像鴨子鳴叫，他覺得奇怪，起身凝視。當時明月滿窗，他只見黑煙一道，從東室的門隙出來，貼地而行，長大約一丈多，蜿蜿蜒蜒好像一條巨蟒，那頭竟是一女子的頭面，那髮鬢鬢角都清清楚楚。

那物竟然昂頭仰視他，身體盤旋在地上，作鴨鳴不止。柯禹峰素來有膽，在床榻上叱責牠，那物徐徐倒退轉身蜿蜒走了，仍然是從來處的門隙而入東邊那一個房間。

天亮以後，柯禹峰將這件事告訴主人，主人說：

「以前就有此怪，有時候幾年出來一次，也不為害，也沒有其他禍福。」還說：「還沒買這座宅子以前，聽說舊主有個侍姬就死在那裡面，我也沒有詳細追查啊。」

賭色

差役的頭目中有個擅長賭博的人，取人的錢財猶如探囊取物一般，不必動刀動槍，就能像搶劫一樣，都拿走了。他有不少黨徒，在賭桌上互相掩護，又如同羽翼一般互相包庇，只要眼角眉梢動動，同黨就能知心會意，那真是機械百出，猶如以臂使指一樣，順心容易呢！更像是呼吸之相通啊。

那些又有錢、又想不開的人啊，一旦墮入那善賭的差役頭目所設的局中，則猶如魚兒吞了餌，更像是雉雞遇到媒引一樣啊！如此這般過了快十年，那差役的頭目和他的黨徒已經聚錢萬金了，差役的頭目叫他兒來主持賭場，又聚賭、又抽頭十分之一。

他那兒子也是狡黠的人，只是他更喜歡冶蕩，且性好漁色。有墮其術而破家的人，都恨他們入骨。更有人故意結交差役頭目的好色兒子，陰導他到妓院開眼界，那青樓妓院的舞衫歌扇，真叫人樂而忘返、耽志忘歸了，就這樣，差役頭目的兒子，居然耗去了大量家財。

那個善賭的差役頭目聽聞這種事，親自前往檢校家財，竟然已經糜爛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啊！

議論此事的人說都：「這事雖是人謀，也是有天道在。怨恨他們設賭的人，竟然會動起這種念頭，是神開啟了他們的心智了嗎？」

要不然，為何之前這樣愚笨，通通跑去賭錢，後來卻又這樣有智，知道設下種美人計來報仇呢？」

人狐

河北故城的刁飛萬說了一個故事，在他的家鄉有一個人與狐女生下了一



子，那人的父母親大怒，又惡罵那隻女狐。狐女涕泣的說：

「公婆討厭我要趕我走，實在不能抗拒。但是孩子還沒斷奶，應當一起帶走。」

過了兩年，那狐女忽然又抱著兒子回來見丈夫，對著那個人說：

「兒子已經長大，今天帶回來還給你。」

那人聽從父母親的告戒，掉過頭不理也不和狐女說話。狐女嘆息了，又抱著兒子走了。

這個女狐實在很有人倫人理啊，但是她抱去的兒子，不知未來會作何安排？狐與人所生的孩子仍是人嗎？一樣是要住房屋，一樣的生火煮食、混跡人間的巷弄裡嗎？

還是說，狐妖所生的孩子仍然是妖，也能幻化通靈，只能藏匿在廢墟墳場裡呢？

或者，雖為妖，還是要繼承父姓，也會長大也要養育子孫，活在非妖非人之界呢？

還是同樣是個人，卻去依從狐母之黨，往來於窟穴之中，過著半人半妖之間的生活呢？

可惜了這件事，只見開頭卻不知結果，竟然都不能問個明白了。

腹負將軍

同年的蔣心餘編修說：「我的家鄉有故家老廢宅，往往都能看見豔女靚妝，爬上牆頭向外看。有個武生王某，粗豪有膽量，竟然拿著被子跑去那座老廢宅獨宿，希望能有所遭遇。一直到半夜都寂然無聲，王某抱著枕頭自言自語的說：『人人都說這裡有狐女，可今天到哪裡去了呢？』」

窗外小聲應說：『六娘子知道你今日要來，已經避往溪頭看月去了。』

王某問：『你是誰？』

那人回答說：『我是六娘子的婢女。』

又問：『為何又只是避開我呢？』

婢女說：『我也不知是何緣故，只聽說怕見一個腹負將軍，我也不懂娘子說什麼啊。』

武生王某往每次都將這些事說給旁人聽，還問人：『腹負將軍是武職中的幾品官啊？』聽過的人沒有不笑開懷的。」

後來蔣心餘還真的去問了鄉人，都說：「真的有武生王某人，也真的那回事，只是他竟是一夜徬徨，什麼都沒看見。他說那些話，只是不甘心而有所誇張點綴的後話啊。」

一無所見卻好說詼諧話來點綴誇張，這還真有其道理了啊？



神虎

我的母張太夫人生前，曾經僱用一個姓張的女人來家煮飯，張媪是北京房山人，居住在西山的深山裡。她說他們家鄉有一戶極為貧苦的人家，家裡的男人只好棄家出外覓食，那個人從來都不曾出過遠門，第一次為了覓食外出，走了半日竟然迷路了！

山裡面石徑崎嶇，雲陰晦暗，天都黑了，他自己也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姑且坐枯樹下休息，等待天亮後能分辨南北之時再走吧。

忽然有一個人自森林中走出來，身後還有三四人隨行，都是長相猙獰、身材高大偉岸的男人，與一般人不同。他心知那幾個如果不是山靈，就是妖魅，他是不能隱避了，於是只好投身叩拜，泣訴自己的苦處。

那人人惻然說：「你別怕，我不會害你。我是神虎，今天要為諸虎配食料，等老虎吃了人，你可以收取那些衣物，就可以養活了。」

隨即引那人到了一處地方，神虎霎時激然長嘯，聲震山林，眾虎都來聚集。神虎舉手指揮，說的話都啁晰不能分辨了。眾虎隨即都散去了，只留下一隻老虎，伏在叢莽之間。

不久有個男人荷擔走過林間，那隻伏在草叢裡的虎躍起欲搏，竟沒咬人，居然跑掉了！

又過了好一會兒，有一個婦人來了，那隻跑掉的老虎才又出現，咬吃了那個婦人。神虎撿拾那個婦人留下來的衣服和所帶之物，得了數金，都取來給那個村民了，並且告訴那人說：

「虎不食人，只吃禽獸。你看被吃掉的那些人，都不是人，而是禽獸。若是人的天良未泯者，頭頂上必有靈光，虎見之即避走；只有那些個泯滅天良的人，頭頂的靈光全熄了，與禽獸無異，虎才能得而食之。」

之前的那一個男子，兇暴無人理，然而他搶奪所得還會恤養寡嫂和孤姪，使他們不受饑寒，只是這一念，他頭頂的靈光煜煜，有如彈丸一樣大，所以虎不敢吃他；

後來的這一個婦人，是棄夫而私嫁的女人，尤其最愛凌虐前妻之子，使幼子身無完膚。現在更是偷盜了後夫的銀錢，要送去給前夫的女兒，就是她懷中所攜帶的這些銀子了。

所以多做惡事的人，頭頂靈光會消盡，虎看她以經不是人身了，所以才能吃了她。你今天能遇見我，也是因為你善待繼母，寧可餓著媳婦也要養活繼母，所以你頂上的靈光高尺許，所以能得到我的幫助，這並不是你叩拜求哀得來的，你要勉修善業，應該還有後福。」

神虎指示他回家的路，他走了一天一夜才到家。



張媪的父親與那個人是親戚，所以能將故事說的很詳細。

當時，有個家奴的老婆，時常虐待他才七歲的孤姪，當她聽了張媪說神虎的故事，才收斂些，少打了那孩子，這聖人以神道設教，果然就是要讓人生信心的啊。

鬼火

磷為鬼火，鬼火並不是《博物志》所寫的戰血所成，那裡有到處都是戰血的呢？這鬼啊！也是人之餘氣。

鬼屬陰，而餘氣則屬陽。陽被陰所鬱結，則聚而成光。就如同雨氣至陰，而有了螢火蟲；海氣至陰，而陰火也是一樣。

鬼火多見於秋冬，春夏之間少見，因為秋冬氣凝、春夏氣散的緣故。或有時見於春夏者，若不是在幽房廢宅裡，必定是在深巖幽谷中，那都是陰氣常聚的緣故。

鬼火多出現在平原曠野，或是草樹叢生的沼澤，那是陽寄於陰，地陰類，水也是陰，磷火只是從其本類而已。

先兄晴湖，曾與沈豐功年丈夜晚趕路見過，那磷火在長滿高樹的嶺上跳動，青青色熒熒如同火炬般，是他們從來沒見過的样子。

李長吉詩曰：「多年老鴉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
我懷疑李長吉也曾見過那樣的異象，才有這樣的詩句。先兄所見，也許不是鬼火，而是木魅所為的啊？

巨硯

有買賣人拿著巨硯來求售，那巨硯之色正碧而紅斑點點如血，拿些水試磨之，乃滑不受墨，這個巨硯是不能用的。

巨硯的背後鐫刻一首長歌：

「祖龍奮怒鞭頑石，石上血痕胭脂赤。滄桑變幻幾度經，水春沙蝕存盈尺。飛花點點粘落紅，芳草茸茸掬嫩碧。海人漉得出銀濤，鮫客咨嗟龍女惜。云何強遣充硯材，如以墻施司泔澀。凝脂原不任研磨，鎮肉翻成遭棄擲（原註：客問鎮肉事，判曰：「出《夢溪筆談》。」）。音難見賞古所悲，用弗量才誰之責。案頭米老玉蟾蜍，為汝傷心應淚滴。」

後題「康熙己未重九，餐花道人降乩，偶以頑硯請題，立揮長句，因鐫諸硯背以記異。」

款署「奕燭」二字，也沒刻上姓氏，竟不知是誰作；餐花道人也不能考據。其詞寫的感受抑鬱，也不像是仙語，我懷疑這是出自落拓才鬼之手。

買賣人賣巨硯索價十金，我還價四金，那人不肯出售。後來再問，都說是四川的一個縣令買去了。

身死心生

家裡的奴子紀昌，本姓魏，套用黃犢子故事說，他是從了主子的姓氏。他小時候喜歡讀書，頗嫻文藝，寫字也是工工整整的楷書。

紀昌最有心計了，平生無一事失了便宜。但是他晚年生了怪病，目不能視，耳不能聽，口不能言，四肢也不能動彈，全身萎縮麻痺，不知痛癢。

紀昌被仰置在榻上，人都結成一塊，就如同木石一般，只是鼻息不絕，還能呼吸而已。

家人都知道紀昌還沒死，所以只能按時將飲食灌入口中，他也還能咀嚼吞咽。醫生來診脈，卻是六脈平和，毫無病狀，連名醫也都無所措手，他就這樣過了好幾年才死去。

老僧果成說：「此病是身死而心生，自古以來，所有的古醫經都不曾記載，是他業報嗎？」

然而紀昌此一生從無大惡，只不過是務求自利而已，算無遺策也不肯吃虧罷了。這心巧的人啊，真的會被造物之所忌嗎，想必是真的啊！

甚深法力

奴子李福的妻子，那性情真是悍戾絕倫，每天忤逆公婆，敢當面就大罵，背後還要詛咒不停，真是無所不至了。

如有人稍稍對她說起不孝會有冥譴遣責，她就掉頭淺笑的說：「我持觀音齋，誦觀音咒，菩薩以甚深法力消滅罪愆，閻羅王也對我無可奈何？」

後來，她得了慢性惡疾，病痛折磨她是楚毒萬端，她還要說：

「這是我誦咒沒漱口，焚香時用灶火點燃，所以才會得了此報，並不是其他罪過。」

愚哉！

和解

太守蔡必昌，曾經裁判冥界的事。朱石君中丞問他：

「以佛法懺悔，有無利益？」

蔡說：「尋常的冤讎，佛只能安置訟者於善處，若還要得其所欲，其中的怨念要自解才行，就如同人世之間有和解的事；至重的業報深仇，不是人世所可以和解的，也不是向佛懺悔就沒有了，有時候，連世尊釋迦牟尼也不

能化解啊。」

蔡必昌的言論平易而近理。儒者們都說沒有佛法，佛者卻說種種罪惡皆可消滅，這兩種說法都不算完全。

燒海

我家距海僅百里，故河間在古代謂之瀛州。此地勢越向東邊越高聳，所以海岸絕陡，潮水不能出也不能入。九河皆在河間，而大禹導河不直接使九河入海，引之向北行數百里，到了碣石才入海，就因為地勢的緣故。

海中每幾年或數十年不定時，總能讓人遙見水雲聚攏如洞，有紅光沖天，人們說那是燒海。燒海過後，會有斷椽折棟，隨著潮水漂上岸，人們都去取來當柴薪。如有這種事，沒過多久，必會有傳言說某匠某匠，被神召去營建龍宮了，然而都沒有人親眼見過那些人真的去了，那些傳說中的鮫室龍宮、貝殼宮殿等等的情狀，也只是傳聞而已。

我認為那是能遠渡重洋的巨舶失火了，水光映射，海面空曠沒有遮蔽，所以在千百里之外都能看見，而那些飄上岸的梁柱之類，巨船上都有，也不一定就是建築宮殿的材料。

一善掩千惡

獻縣捕役某，曾經奉差抓捕劇盜，抓到了！那個劇盜的妻子有美色，劇盜乞求用妻子賠睡侍寢來交換，讓他逃命去，那個補役某不肯。

那個劇盜因作案多了，積聚錢財不少，被判斬刑。行刑的前二日，監獄的牆壁居然倒了！那劇盜竟被壓死了！

有獄吏葉某，被判責不早早修葺監獄，被打了幾個板子。

最先是葉某夢見自己站在公堂下，聽見堂上的官吏議論那個捕役的事。

官員指揮的說：「一善不能掩千惡，千惡亦不能掩一善，免是不能免的，減一些還可以。」

隨後有吏抱公文出來，葉某都不認識，仔細看堂上的官員，也都不認識，他這才醒悟，他所到之處不是原來的縣署。

葉某醒來，私下裡恭賀那個捕役，說他被免了死罪；卻不知神是以什麼事保全了他的腦袋啊。

有人計算那個捕役的生平，只是做了這一次善行，竟然得以免死了。這天道昭昭，何嘗不允許人晚一些悔過！



遊僧

蘇州吳江的吳林塘說了一個故事，他說，他的親表有人與狐女相好，雖無疾病，然而卻總是迷迷糊糊精神不足，父母親很是憂愁。聽說有個遊僧能効治狐媚，就試著前往祈請遊僧來治。

遊僧說：「此魅與郎君有夙緣，沒有相害的意思，是郎君自耽玩過度而已。然而，恐怕狐魅不害郎君，郎君不免要自害了，是當善遣之。」

當夜，遊僧就到其家去，跌坐誦梵咒。家人遙見燭光下，似有一個穿著繡衫的女子，冉冉再拜，遊僧說了：

「留著未盡之緣，作來世之歡，你認為好不好啊？」

那穿著繡衫的女子歛然而隱，從此，那隻女狐就不再來了。

吳林塘知道了那位遊僧是個異人，就問他有關神仙感遇之事。

遊僧說了：「古來傳記所記載，有寫寓言的，也有托名書寫的，也有人借以抒發恩怨，有人喜談論詼詼和令人詫異的新聞，更有如小說一樣誇張點綴內容，寫成風流佳話，更有憑空想像的寄情綺語，甚至如同詩人寫豔詞一樣，那十之八九都是假的，真的不到十分之一二。」

而這十分之一二的真事，又大都寫才鬼、靈狐、花妖、木魅等，沒有一個是寫神仙的事。所以，稱為神仙故事的必定是詭詞。

神，正直而聰明，仙呢，沖虛而清靜，那有名列丹臺者，還要好虛名的呢？也沒拿自己的靈性修為開玩笑的，怎能與那些淫蕩的妖姬佚女相好，還來參雜其間的呢，居然還會去幽會哉？」

吳林塘讚嘆遊僧的精闢見識，真是古所未聞。

說這件事時，林塘沒有說出那位遊僧的名字。之後我問林塘的兒子鍾僑，鍾僑說：「我見此僧時，才五六歲，當時也未曾聽過父親稱呼那位遊僧的名字，至今更無可問了。只記的他說話的語音，很類似杭州人。」

邱長春

李芍亭家扶乩，來降臨的仙自稱「邱長春」，懸筆書寫，運筆疾如風雨，字字如懷素的狂草。來的人客拜求丹方，乩判寫著：

「神仙有煉丹的口訣，從沒有煉丹的藥方，丹方是燒煉金石之術。《參同契》裡面寫的爐鼎鉛汞，都是比喻的名稱，並不是真的燒煉。方士們不懂還轉相附會，才會造成後害無窮啊。」

況且那些金石本性就燥烈，還加以火力燒製，吃了叫人亢陽鼓蕩，血脈憤張，所以能筋力強健，好像比以前加倍強壯，但是那些燒煉過的金石藥方，會消鑠人的真氣，在體內伏下的禍根也很深重。

你看那些種花的花匠人，在土裡培以硫黃，讓花樹在寒冬也會吐蕊開花，然而花朵盛開之後呢？那棵花樹必定枯死，那是將鬱熱之氣蒸於下方，則精華湧於上，精華湧盡立即枯槁死了。你又何必要放縱幾年的欲望，丟掉你自己的千金之軀呢？」

那人悚然而起，不敢求了。

後來，李芍亭將這件事告訴了田白巖，白巖說：

「乩仙大多都是托名，此仙能說這種話，也許真的是長春子邱處機啊？」

西遊記

吳雲巖家扶乩，來降臨的仙也自稱是邱長春。有一客問：

「《西遊記》果然是仙師所作的嗎，是為了要演示金丹的奧旨嗎？」

批曰：「是。」

又問：「仙師你寫這本書是在元朝初年，其中的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的司禮監，還有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太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都與明朝的制度相同，為什麼啊？」

那乩忽然不動了，再問都肯回答。大約是知道被拆穿而詞窮，早就遁逃了啊。然則《西遊記》確實是明朝人寫的，無庸置疑也。

夢女

河北文安的王氏姨母，是先太夫人的第五妹也。說她未嫁之時，坐在度帆樓中，遙見河畔停了一艘官船，有一個官宦家的中年婦女，伏窗大哭，很多人都來圍觀。

奶媽打開後門去探視，回來說是某知府的夫人，大白天在船上睡午覺，夢見亡女被人捉綁宰割，呼號慘切，夫人心悸醒來，那慘切的哭聲還在耳邊，好像出自鄰船，那位夫人遣婢子去尋問，則是說方才殺了一隻小豬，正拿器皿放血，還沒放完呢。

她夢中見到女兒的兩腳被用繩子網綁著，手上綁紅帶子，再看那隻小豬前足，竟然也綁著紅帶子！信然，那知府夫人更加悲愴欲絕，於是，倍價買回那隻已經死了的小豬回來埋葬。他家的僮僕私下都說，那個女孩十六歲時死了，她生前極其柔和婉約，只是愛吃雞，每餐飯都必要有雞肉吃，如果沒有就不肯吃飯，每年家裡為她宰殺的雞要七八百隻，大概是殺業重吧！

多事糾纏

交河有個書生，黃昏日暮時獨步田野間，遙見似有一個女子避入秫田裡，



他懷疑是蕩婦要去幽會。他竟直接走進濃密秫田裡去看，竟然什麼都沒看見，又懷疑她早已竄伏到深叢中，就不再找了。

那個書生回家後，竟然生病了，還大發寒熱，說胡話謬語，模糊的說著：

「我是餓鬼。因為你有祿相，所以不敢直接找你，也不敢靠近你，所以潛匿草間。沒想到你一直逼近走過來看，還撥草找我，既然你有情，就找你家索食，乞求薄奠，我就會走開。」

書生的家為之準備了紙錢和肴酒祭奠，那個書生霍然而癒。

進士蘇語年說：「這個書生本來就無邪心，只是偶爾多事，竟然就被那隻惡鬼乘機糾纏。小人之於君子，也是如此，小人時常伺隙而纏上君子，所以言行舉動不可不慎哉？」

山鬼

炎涼轉瞬，就算是鬼魅也是一樣。

編修程魚門說：「明代南陽府的王文莊公每次去北郊陪祀，必定借宿安定門外的一處墳園。那座園子早就傳說有鬼作祟，但是文莊公王鴻儒從沒見過。有一年去陪祀時，他竟在燈下看見了！過了半年，王鴻儒死了，諡號文莊。這正是所謂，山鬼能知一歲事耶？」

翁仲鬼車

太原申鐵蟾說，以前他自蘇州北上，因為搭乘的舟船舵牙嚴重損壞了，停泊在興濟之南。那裏荒涼，水岸邊和附近的田地都是雜草叢生，寂無一人，而他卻在夜裡聽見有人在吟哦詩句的聲音，心知是鬼，他和朋友們一起豎起耳朵仔細聽之，所誦凡數十篇，幽咽斷續，不太可以辨識，鐵蟾只聽懂了一句詩：「寒星炯炯生芒角。」其友人聽得了二句：「夜深翁仲語，月黑鬼車來。」

內室止步

舍人張完質，租了一處宅子居住，有人說那裡有狐。當他搬進去的第二天，書房裡的筆硯都被打開又移動過，又失了紅柬一方，眾人都還在紛紜詢問，忽然有一枚銅錢，鏗然落在几上，好像要賠償紅柬的價值。

不久，家人又喧鬧的來說，那張失去的紅柬，粘在後面的空屋，張完質跑去看，那紅色紙上則用楷書寫著「內室止步」四字，字也寫得頗為端正。

張完質說：「此狐狡獪。」他怕那隻東西將來要惡作劇，於是又搬走了。聽說那座宅子，就在保安寺街上，我懷疑那就是翁覃溪住的那座宅子啊。

得饒人

李又聃先生說，東光某處宅子裡有狐，有一日，忽然丟擲磚瓦，打破花盆。住在那處宅子裡的某人出來大聲惡罵狐。夜裡卻聽見有人叩窗對他說：

「你睡了嗎？我有一言要說。鄰里鄉黨，都是比戶而居，小兒女或有吵架觸犯，都是常態，可饒恕則饒恕，就算不可以饒恕的，告訴對方的父兄就好，自當處置。你遽然惡聲大罵，雖然也是有理。但是我們狐族，是可以出入無形，也是往來不測啊，你可能聽都沒聽過，也是你不知道厲害，你就算要提防也是不可能的。今天這樣攘臂大罵來為難我們，未來怎麼可好呢？就算要鬥，於勢，你也必定不敵，要請你三思啊。」

那人披衣而起，又謝牠也道歉了，從此自是相安無害。正巧當時，某人的親戚中，有人家的僮僕互相吵罵，又釀為爭鬥，差點就被官家判刑，

李又聃先生嘆氣的說：「真叫人懷念那隻狐啊。」

白蝙蝠

北河總督署有樓五楹，房子很寬敞，被蝙蝠群佔據多年了。大大小小的知有多少，其中有一隻白色蝙蝠，巨如車輪，是蝙蝠群的首領，能為變怪。

歷任總督都將那座寬敞的五楹樓房鎖起來，不能住人。

福建李清到任時，延請了正一真人來劾治，蝙蝠果然都遷走了。不久，李公卒。蝙蝠又回來了。此後再也不敢有人去開啟那座五楹樓房了。

我說，康熙朝的時候，湯斌文正公驅逐五通神，是掃除民害。那些蝙蝠自處一樓，也不會害人，李清找道士驅逐蝙蝠，可以說是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自己。至於李清死後讓出了那處五楹樓房，蝙蝠又回來了，則是適值其時，碰巧而已，也不能說是蝙蝠為祟，人的生命修短有數，豈是妖魅能操縱的呢？

膽子大

我在七八歲的時候，見家裡的奴才趙平，平時就誇耀自己膽子大，老僕人施祥搖手說：

「你別仗著自己膽大，我自己就是敗在膽大的啊。以前我也是少年氣最盛，聽說某家是凶宅，無人敢居住，我就攜帶被褥寢具跑去住裡面。快到半夜時分，竟然大有聲音，是窗上的承塵處裂開了，忽然墮下一隻人臂，還跳擲不已；

隨即又墮下一隻手臂，又墮下兩隻腳，身體也隨即墮下，最後才墮下他



的腦袋，還滿屋子迸躍好像猿猴。我是錯愕驚怕極了，不知該怎麼辦！那些人手人腳和身體腦袋，隨即合為一人，那身體上的刀痕杖跡都在，還腥血淋漓，隨即又舉手直來捏我的脖子。

幸好當時夏夜納涼，掛窗沒有關起來，我急急的從窗戶躍出，狂奔而免！從此以後，我是心膽俱碎啊，到現在，我都不敢一個人獨宿。你仗著膽子大，不非要遇到和我一樣遭遇喔？」

趙平聽了很不以為然，他說：「你老人家當時怎麼沒想到，先捉了其中一段，使之不能湊合成形呢？」

後來，趙平夜飲醉歸，果然被鬼群所遮，推到糞坑中，差點滅頂。

遲早

同年的鍾上庭說了，他去寧德上任的那一日，有個師爺病了。才服下藥飲，恍惚間，看見兩隻鬼來，說：

「冥司有某個獄案，正等著你去對質，藥可以不用吃了。」

師爺說：「那個案件已經過了五十多年了，怎麼到現在還沒了啊？」

鬼說：「冥司的法很嚴峻，而用法卻是至為謹慎，一但有疑似，雖明知其事，可證人不到，終是不能獄成判決，所以都要等待，有時候一等就是數

十年。」

師爺問：「如是這樣，案件不就要稽延拖累很久嗎？」

鬼說了：「此種案件也是千萬中之一，不常有啊。」

那個師爺當夜果然死了。然而，世間的果報有時並不有驗，或者就是這個緣故吧？

又小說中有記載，多有生魂赴冥間去答辯，有時遲、有時快，也是各因其案件的輕重緩急嗎？要知道早晚雖有不同，神理也始終不會昏憤，這確實是可信之理。

狐神靈官

田氏老媽子詭言她自家事奉有狐神，婦女們多去焚香問禍福吉凶，香火鼎盛頗為獲利。不久真的有群狐大集田家，需索酒食，田氏老媽子將騙來的錢拿去買酒食供應還是不夠，就被狐群擊破甕盤，燒損衣物搗亂不已。

田氏老媽子苦苦哀求，也不能叫那些狐群離開，她怕極了，只好準備搬走了。當她準備搬家還沒完全之時，她聽見屋上大笑說：

「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假名斂財否？」

狐群從此以後遂寂，那個田氏老媽子也就不搬家了，然而她所騙取的錢



財已經耗去大半了。這是我小時候聽我母親說的故事。

又有一個道士宣稱，侍奉王靈官，擲錢卜事時常有驗，人們來祈禱祭祀也很盛。後來有幾個惡少，挾妓女入廟來，被道士阻止。那幾個惡少，居然叫人私下穿著冷人的靈官鬼卒衣冠，又扮仙又扮鬼的，乘著道士夜間作醮的時候，從屋脊上躍下來，據坐在壇上訶責那個道士妖言惑眾，又命鬼卒將道士綁了，拿出道士用的道具鐵藜就要拷問他。

那個道士惶怖伏罪，都將自己虛誕取錢的事都說了！那些假扮仙鬼的惡少哄堂大笑，都脫去衣冠高聲唱曲的走了。

第二天再找那個道士，人已經走了。這件事，是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的七月之事。當時我隨著先父姚安公住宿沙河橋，聽旅館主人說的故事。

無功竊食

安邑宋半塘，曾在鄆縣做官。他說鄆縣有一個書生，頗工文，字寫的好，然而卻優蹇不第，老是考不上。

他生病了，夢見自己到了一處大官署，他看著大官署的情狀，知道是到了冥司。他又遇到一個冥吏，還是老朋友，他就叩問原因：

「我得了這個病，會死嗎？」

冥吏說：「你的壽命還沒完，可是祿盡了，恐怕不久就真的要來這裡了。」

書生說：「我生平當個館師為業，只是賺取館穀餬口，自己認為並不過分之暴殄浪費，為什麼祿會比壽先用完呢？」

吏嘆息的說：「正是因為你當了館師又拿了館穀，對學生們又疏於訓課，冥司認為你是無功竊食，這就是浪費糧食了！於是銷除了你應得之祿，拿這些補那些，所以你就壽未盡而祿先用盡了啊。」

「三義」之意，是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當老師的名分本是最尊貴的，這又是利人的職業，又有束脩可拿，所以在冥司，誤人子弟者，獲罪最大、譴責也是最重！

有官祿的就減他的官祿，無官祿的就減他的食祿，一錙一銖，計較不爽。世上的人，只是看見有才之士或是通儒者的貧困、或是短命，動不動就說天道難明，人們都不知道，那都是他們自己自誤生平啊，更有很多讀書人一生坎坷，就是因為誤人子弟啊，才會落得這種下場！」

書生悵然醒來，病果然不好了。臨死前，他說了這個故事告戒所親近的人，所以當時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了。

生死門

道士龐門樞，河北雄縣人，曾客住獻縣的高鴻臚家。

先父姚安公幼時，見他手撮著圍棋子散布在桌上，中間橫斜縈帶，聚散不一，不太能分辨那是什麼，但是外為八門，則井然可數。他放了一隻小老鼠，從生門入，那隻老鼠則曲曲折折的尋隙就走過去了，再將小老鼠從死門入，則那隻小老鼠竟然在圍棋堆裡面盤旋終日，不得出。以此小術證明，古代魚腹浦上的八陣圖是可信的，並不是虛話。

然而道士龐門樞卻說，這只是小遊戲而已。至於國之興亡，那是繫於天命，兵之勝敗，在乎人謀，一切的術數，都沒用。

從古到今，雖有以算命星象卜筮而成事的，就如同畫符念咒一樣，雖然也是一時有用，那也只是因為很多人會用那種道術而已。

然而數千年以來，戰爭那麼多，群雄割據之世那麼久、那麼長，當時怎麼就沒人用這種道術了呢？也從沒聽說或有史書記載某帝某王、某將某相，死於敵國的魘魅之術了呢？其它的事就可以以此類推了。

姚安公說：「這種話不是術士所能說出來的，這種道理，也不是那些術士所能知道的。」

詼諧解冤

從舅安介然說，有個佃戶劉子明，他的家居生活剛剛寬鬆些。他家的倉庫有狐住了幾十年，從來都不曾侵擾他家。而他也只是每年祭以水酒五盞，雞蛋數枚而已。或遇到失火或有賊人來，狐輒叩門窗作聲，使主人知道有事而已，人狐相安已久。

一日，劉子明聽見吃吃的笑聲不止，問牠也不回答，還越笑越大聲，劉子明發怒而訶斥，忽然就有聲音回應他說：

「我自笑怎有人會厚待結拜的兄弟，卻仇視自己的手足親兄弟；我還笑，怎麼會有人厚愛老婆的前夫之子，而對自己前妻的孩子不好呢！我笑我的，你又沒有損失，幹嘛這樣生氣啊？」劉子明大慚，竟然無言以應。

隨即又聽見屋上的狐在朗誦《論語》說：

「嚴肅的告誡，能不聽從嗎？知過就改最可貴了。好聽話，怎能不叫人聽了高興呢？但是最難的是能分析其中的道理啊。」念完後嘆息數聲，從此就不再沒聲音了。

劉子明從此自是稍稍改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後來我將這個故事說給邵暗谷聽，紹暗谷說：「這是至親密友所難言的啊，而那隻狐竟能說出來；這正是說明，嚴肅莊重的言論很難被人接受，而那隻狐竟能用詼諧來感悟他，這

連漢代東方朔，那種多聞又詼諧的人也不一定能做的比祂好？我若是到了劉子明家的倉庫，一定要去向倉庫的門行三鞠躬禮。」

饕餐

瑪納斯那個地方有個犯人之婦，入山採樵，突然被「瑪哈沁」捉了去。

瑪哈沁是額魯特的流民，沒有君長，也不是部族，或數十人為一隊，或數人為一隊，出沒深山中，遇禽食禽，遇獸食獸，遇人也吃人！

那婦人被捉了，已經被剝光衣服綁在樹上，旁邊也燒起一堆營火。瑪哈沁才割下那個婦人的左腿肉一條，忽然都聽到一聲槍響迴盪，接著人語喧嘩，馬蹄聲陣陣震動林谷，他們以為是官軍掩至，紛紛棄而遁逃了。

原來是營卒牧馬，偶拿烏槍打雉鳥卻誤中馬尾。那匹被打中尾部的馬驚嚇跳擲，群馬皆驚，都隨著那匹被驚嚇的馬逸入萬山中，眾人鼓譟譟追馬而來，若是再遲一些，那個婦女就要被生割的皮肉狼藉了！這真是鬼使神差啊。

那個婦人從此就持長齋吃素了，她常對人說：

「我並不是迷信佛祖才吃素求福啊！天下最痛苦的，莫過於被割肉了；天下最恐怖的，莫過於被綁起來等著被割肉的。我每每看見人們屠宰，就想

起自己備受楚毒之時。想著那些被屠宰的眾生，牠們的痛苦恐怖，想必如同我一樣，所以不敢吃肉啊。」

她說這話是真的，可以告誡世上那些像饕餮一樣貪吃的人啊！

快意於睚眦

家裡的奴才劉琪，養了一隻牛一隻狗，牛一見到狗就要觸牠，那隻狗一見到牛也要咬牠，牛狗每每一見就要互鬥互咬，鬥的兩隻畜牲是血流不止啊。

然而那隻牛只會觸那隻狗，見到其他的狗也不會用角觸；那隻狗也只咬那隻牛，見到其他的牛也不會咬嚙。後來將兩隻畜牲分別綁在兩處，牛若聽見那隻狗吠，狗若聽見那隻牛哞哞叫，雙雙都會昂首瞑視。

後來是先父姚安公要去戶部上任了，我也隨著父親到了京師，不知那兩隻動物後來究竟怎樣了啊。

有人說：「禽獸因為不能說話，但是都能記著前生。那隻牛和狗，大概是佛經上所謂的夙世冤家吧，可今生怎還會記得對方？」

我說這種夙世冤家之說，是很有可能的啊；但是都能記得前生的人，則似乎未必。親族之中有姑嫂相惡不睦者，也自有不同，那嫂子與諸位小姑都

和睦的，惟有和其中一個小姑娘竟然像似有深仇似的；那小姑娘子與諸位嫂嫂也都和睦，惟獨與那個嫂嫂如有深仇，這些人，豈能都記住前生之事嗎？

人心的怨毒之念，是根源於性識，一朝相遇，就如不同功能的藥性，雖然都是枯根朽草，本來也是無知，但是藥性的氣味自能激鬥。這就是因果牽纏啊，沒有施加就沒有報應，三生之時是一轉瞬，時間這樣經不起考驗，做人怎麼可以快意於睚眦，怎麼可以不給人好臉色看，反而要招來怨念了呢？」

亡父戒訟

從伯君章公曾說了一個故事，前明朝清縣的張公，是十世祖贊祁公的外舅。曾與同邑的人相約，一起聯名去告縣吏，他乘著馬前去。經過祖墓前，有一陣旋風撲來正對馬首，馬驚！張公摔下馬，從人將他抬了回去，張公頓時寒熱發作，昏迷忽醒，恍惚中好像看見了鬼物。

家人準備派人去請巫者來禳解，張公忽起坐！好像他的亡父來說話，話說：「你很少來祭祀我啊，撲倒你的馬就是我！凡是訴訟都無益處，假若是理曲，你怎麼證明？假使是理直，公論都在，人人都為之扼腕，那就是勝了啊！又何必興訟？」

況且你要告的是那些做官的官吏，後患最大了，你若告不贏，禍患就在眼前；如果你幸運告贏了！那些做官的人來來去去，人人都有同僚和學生們，必定要相報復的，那是禍患在日後啊！是我來阻止你去的，你別去了。」說完，張公頹然尚下仍就枕，汗出如雨，他睡醒後，寒熱病就好了。

隨後，那些個聯名告縣官的人都失敗了，張家人這才相信他並不是生病說了胡話。

張家的這件事傳到了我家伯祖湛元公的耳朵裡，於是，湛元公一生都不曾與人涉訟，他也告誡家人不可隨意告人，就是安守此戒啊。

圓光術

世間有圓光術，拿一張素紙貼在牆壁上，再焚燒符紙召神，叫個五六歲的童子去看，童子必定見到紙上會現出一面大圓鏡，鏡中的人物歷歷，顯示未來的事，那很像卜卦人所繪製的圖片。但是卦影只是圖畫，用圖畫的內容暗示其象，圓光術則是動畫，很明顯的現出其形狀演示給小孩看，道士龐門樞就能使用圓光術。

有個某生素行喜與人爭鬥、狎呢，他私下覬覦著一個美貌婦人，秘密的找道士龐門樞祈求他做一次圓光術，他要觀看未來是否能與那個婦人相好。



道士龐門樞駭然的說：「怎麼能用這事褻瀆鬼神啊！」

那人不肯罷手，堅持道士龐門樞做一次圓光術，龐門樞不得已，勉強為他焚了一張符，叫來童子注視良久，童子說：

「看見了一個亭子，裡面有一張床，三娘子和一個年輕人坐在上面。」

三娘子者，就是某生已經死去的妾，那人才要罵小童胡說八道，

門樞大笑說：「我也看見了，那亭中還有一塊匾，童子不識字啊！」

某生怒問：「什麼字？」

門樞說：「『己所不欲』四字也。」那人默然拂衣而去。

有人說：「道士龐門樞所焚燒的不是真的符，他一定先拿了餅餌誘那個童子，教他這樣說。」

這件事是最近發生的事，雖然有些惡謔，要也不失是朋友規過之義啊。

五酉

先太夫人說過一個故事，在外祖家時常在夜間看見一個怪物，舞蹈於樓前，見到人來就逃竄避匿。如果在月光明亮的夜晚，從窗隙偷看，那個怪物穿著一件慘綠的衣衫，形狀蠢蠢好像一隻巨蟹，只看見手足而不見那隻怪物的頭，也不知是什麼怪物。

外叔祖紫衡公安排了勇健的僕人數人，人人手持刀杖、繩索埋伏在門外，等候那隻怪物出來，再突然掩至要捉牠！那怪物踉蹌逃入樓梯下，眾人拿來火炬照視，則在牆角邊見有一隻綠色錦包袱，裡面包著一隻銀船！

那隻船左右有四個輪，是外祖家全盛時期給兒童們玩的玩具。這才知道那隻怪物穿的慘綠衣就是包袱巾，有手足四肢是那銀船的四隻輪子。家人將那隻船熔解，得了三十多兩銀子。

有一個老媽子說：「我還在當小婢女的時候，房裡遺失了這個玩具，同輩的丫頭都被打過，也不知是誰拿來放在這裡？竟然成了怪魅啊。」

《搜神記》裡面有記載孔子之言，說：「那些六畜之數的動物，龜蛇魚鱉和草木之屬有神，都能成為妖怪，所以被稱為「五酉」。木火土金水五行都有，還有那些動植物。酉者，老也，所以物老就變怪，殺了它就好，幹嘛害怕呢？」然則，物久又老能成幻形變怪，也是世事常理吧！

前世夫妻

轉生兩世成為夫婦的，最有名的是韋皋和玉簫，這事應該是真的。

景州李西崖說了，乙丑年會試時，見到貴州一個孝廉，他敘述自己家鄉，有一個鄉民家生了一子，才會說話，小孩就說：「我的前生是某氏之女，某



氏之妻，丈夫名某字某，我死時丈夫年紀多大，今年應當幾歲，他家是住在距離這裡，約四五日的路程之地。」

小孩說的這些話，漸漸在鄉里間傳開，一直到那個孩子十四五歲時，他前生的丈夫也聽說了這些話，逕自跑來尋問，兩人一相見就抱頭痛哭，各自敘述前生的事，也都一一相符。

當天晚上，兩人竟抱被同寢，連少年的母親也不能禁止。母親疑而竊聽，滅燭以後，自己的兒子竟然已經妮妮濃濃，說的都是夫妻之間的語言。

做母親的盛怒之下，驅逐了他那個前世的丈夫，那個孩子竟然憤恨絕食，那個故夫也是棲遲旅舍不肯離開。一日，家人疏於防範，他兩人竟然相偕雙逃跑了！都不知逃向何處去了。

異哉此事！古所未聞也，這可以說是發乎情而不止乎禮啊！

拷婢惡婦

東光霍從占說了一個故事，有一富家的女孩，年紀約五六歲之時，晚上出去觀戲劇，被人口販子捉去賣了。過了五六年，那些人口販子事敗，供出曾經以藥迷昏那個女孩兒的事。一直到送了公文到了那一縣，將人都抓來審問，那女孩才得以回到母家。

女孩回來時，家人看她全身竟沒有一處完好的皮膚，身上的鞭痕、杖痕、剪痕、錐痕、烙痕、燙痕、爪痕、齒痕，遍體如被刻畫，她的母親抱著女兒哭了好久，每每說到這件事，就哭。

先是女孩自己說，主母最是酷暴無人理，她小時候不知道主母為何要這樣待她，她也只是戰慄待死而已。等到年紀漸漸長大，受不了鞭打和凌虐，也想要自殺，可是夜裡夢見一個老人來說：

「你別尋短見啊，再烙兩次，鞭打一百下，業報就滿了。」

果然有一日，她被綁在樹下受鞭打，才被打了一百鞭，那些縣吏就拿著公文到了。

原來是她自己的母親也是很嚴厲的主母，對待婢女手段極其殘忍，婢女們穀竦侍立的，很少有身上不帶血痕的；她母親回眸一視，眼色凌厲，左右的婢女都嚇得毫無人色。所以神示報在她的女兒身上，可是她畢竟是不肯悔改的，她後來在脖子上長了疽，疽發而死，到現在，那家的子孫們也都式微了。

霍從占又說，有一官宦家裡的主婦，每次見婢女有過，也不鞭箠毒打婢女，只是叫她們脫下衣裳，光著屁股，露體伏地而已，她還說自己從來不毒打婢女，後來那位主婦患顛癩症，只要家人防守稍稍疏忽了，她就自己脫光

衣服，裸體舞蹈！

鬼護

汲孺愛先生說，他的僕人去鄰村飲酒歸來，醉臥在路上，醒來則草露沾衣，已經是明月當空了。他打著哈欠伸著懶腰，竟看見一個人瑟縮著站在樹後，他呼問是誰，那人說：「你別怕，我是鬼。這裡有群鬼喜歡捉弄醉酒的人，我來，是為了保護你。」

問：「素昧生平，為什麼要保護我？」

鬼回答說：「你忘了？我死的時候，有人造謠，亂說我媳婦的的蜚語謠言，你當時很不平，替我媳婦說明清白，還罵了那些造謠的人們，所以我在九泉下，心裡也是很感激你啊。」

那隻鬼說完了，就消失了，竟來不及問他是誰，那僕人自己也不記得有此事。

那是無心的一句話，竟然連死人都聽見了。至於那些有意造言的人啊！冥冥之中，怎能不怕那些被污蔑的鬼魂們握拳齧齒耶？

盜墓

河間有獻王墓，在獻縣城東八里。墓前有祠，祠前二柏樹，傳說是漢代種下的老樹，都沒有人能審定，懷疑是後人所補種的。

左右有陪葬的二墓，縣誌上記載，稱左邊那一座墓是毛萇，右邊那一座墓是貫長卿。然而任邱那地方又有座毛萇墓，這些久遠的事都不能詳審了啊。

有人說：「毛萇在宋代被迫封為樂壽伯，獻縣正是古樂壽之地，任邱的毛公墓，是毛亨的墳墓啊。」這也許有些合理啊。

從舅安公五占說，康熙年間，有群盜覬覦獻王墓裡玉魚的寶藏，跑去墳前種瓜，私下卻是在守瓜人在所住的團焦中偷偷挖盜洞，從中穿地道。

當快要靠近墓穴的時候，再用長錐刺探，盜洞中竟然有股白氣，從長錐挖出的地方射出，還聲若雷霆，衝的所有盜墓賊都仆倒在地，於是那些人就不敢再掘了。

有人議論的說：「獻王墓封閉都快二千年了，地氣久鬱，所以遇到空隙就大量湧出，那也不是真的有神靈啊。」

我則說：「獻王功在《六經》，自當有鬼神呵護。那些盜墓挖古塚的人多了去，那一處古墓不是地氣久鬱了？怎麼就沒看見地氣湧動了呢？」



腹語

鬼魅躲在人的腹中說話的，我就見過三次。一次是在雲南編修李衣山家中，因扶乩與狐女唱和，那些狐女姊妹有好幾人，都進到扶乩入的腹中，時時一起出來說話。請來正一真人劾治，都不能將那些狐女送走，那人最後竟然顛癲終身。

我在做翰林時又親眼見過一次，那是宛平張文鶴的朋友，做官於南汝光道之時，他與史姓的幕友宿在驛舍。有一個客人來投刺拜訪史姓幕友，兩人整夜說著話。一直到天亮，來拜訪的那個客人，竟然都沒人看見！忽然聽見那個客人的聲音來自於史姓幕友的腹中！

後來，用拜斗法祛之，那個客人才離去。可是不久，那個客人又回到史姓幕友的腹中，一直到史姓幕友死，才一起消失，都懷疑那是夙世之冤。

聽聞金聽濤少宰也說過一次，平湖有一個尼姑，有鬼在腹中，談論他人的禍福罪過多有應驗，來尼姑庵的檀越和施金的人很多。

那隻鬼自己說了：「我在前世欠這個尼姑錢財，要用這種方法償債。」

這就如《北夢瑣言》所記的「田布」之事。有人側耳在尼姑的腋下也能聽見鬼說話，人們都懷疑那是樟柳之神，這件事連沈雲椒少宰都說過。

死而復生

史書記載都有體例，不能像寫小說的或是寫瑣記的人一樣，都加油添醋的寫。晉國人殺了秦國の間諜，死了六日而甦醒。那也許是縊殺或杖殺，所以還能復活，只是不知道那人死了幾日之間，都看見了什麼？

佃戶張天錫，曾經死了七日，他母親聽見棺材中有擊觸聲，打開看，張天錫又活過來了！家人問他死後看見什麼了？

張天錫說：「什麼也沒看見，也不知道已經過了七天了，只是忽然睡著了，又像是做夢的感覺而已。」

當時有個老儒在我家當館師，聽了這件事又拍手又雀躍的說：

「程頤和朱熹都是聖人啊！鬼神之事，連孔孟都不敢斷定沒有，惟有這二位先生，敢斷言沒有鬼！現在，死者復生了，果然就如他兩位先生所論斷的一樣，他們比聖人都要能啊！」

我說：「張天錫是氣結屍厥，昏聩又盲的不知人了，也是他家人誤以為人死了，那不是真的死了啊！這種事，載於《史記》號太子事，這個老先生

沒讀過耶？」

積重不返

帝王以刑賞勸人為善，聖人以褒貶勸人行善，刑賞有所不及，褒貶也有不能都有體恤，則佛法以因果勸人心善，說法各有不同，但其義意相同也。

穿緇衣的僧徒拿著罪福之說誘脅愚民，不以人品的邪正來分善惡，而以佈施有無來分善惡，種福田之說於是興起，古代來到中土傳佛法的天竺僧人瞿曇氏，所傳的佛法原本的旨意，到現在都變得不清不楚了啊。

我聽說有個走無常的人，以「血盆懺經」有無利益的問題問冥吏，冥吏說：「沒那回事啊！這男女交媾射精，於是萬物化生，那是天地的自然之氣，陰陽不息之機啊。」

這化生必要產育，產育必定穢污，就算是人人稱賢的名媛淑女當了母親，也不得不這樣，都不是自作的罪孽。

如果都認為產育誕生是有罪！那麼就是吃飯飲食以後，也不能不大便尿尿了，那口鼻也不能流鼻涕和口涎唾液了，因為便溺、口涎也算是穢污，是不是也都是都有罪了呢？

會說生產汙穢有罪的人，最容易說來驚嚇或迷惑婦女了，婦女又因為要產育，還自以是為有罪，以為這種罪為非要拜懺不可，所以閨閣之財，不就都拿去充了功德之費嗎？

你出入冥司幾次，可有聽說或看見人們所說的「血池」在何處呢？墮入血池的又有那些人耶？你還懷疑，還來問這個啊？」

那個走無常的人，後來將這話告訴了人們，人們卻一直都不肯相信。這就是所謂的積重不返啊！

自敗

釋明玉說一個故事，西山有個僧人，看見女子們踏青遊覽，偶然動了一念。他還在漫步凝思之間，有個少婦忽然與他四目相對，又漸漸的來軟語說話，少婦說：「我家離此地不遠，丈夫外出很久了，今晚，我會點燃一個燈火放在林子外，好叫你知道地方。」那少婦叮嚀再三才回去。

僧人如期前往，果然有熒熒一燈，相距不到一里，他穿過林間、渡故溪澗，隨著那盞燈走，卻始終不能走近那盞燈。

那盞燈或隱或現，倏忽在左、忽然在右，僧人奔馳轉輾，迷路了！他累到不能行了，僧人跌了一跤，順勢臥倒在老樹下休息。

天亮後仔細一看，自己仍然還在原處，他再往林中去，只見蒼蘚綠莎，履痕重疊，這才悟徹昨夜他自己竟然是繞著這棵樹旁，一如牛旋石磨一樣繞著走。僧人自知心動生了魔，急忙跑回本師處，真心懺悔，後來也沒有怎樣。

又說，山東一僧人，長見到經閣上有豔女向下窺探，他心知是魅，然而卻思念那隻艷魅，也想要得到祂，於是，他逕自前往經閣想要見到祂，則一無所睹，呼叫祂也不出來。就這樣來來回回百餘次，那僧人遂惘惘得心疾，以至於死了。臨死之前才說出來，這也許是或夙世的冤愆，借艷魅來索命啊？然而這兩位僧人，究竟都是自敗，並非魔與魅來敗他的啊。

墮胎

吳惠叔說了一個故事，有個醫者某生，素行謹厚。一夜，有個老婆婆拿著一雙金釧來買墮胎藥，那醫者大駭，嚴峻的拒絕了。

當晚不久，又再多拿了珠花兩枝來，醫者更是驚駭，用力揮手不肯賣，叫老太婆回去。

過了半年多，醫者忽然夢見自己被冥司拘拿，說有人告他殺人。醫者到了冥司公堂，則見到一個披髮的女子，脖子上還勒著紅色絲巾，哭著述說買藥醫者不給的情狀。

「醫者說：「藥醫是救治人的疾病，豈敢殺人來獲利？你是自己姦情敗露，關我何事啊？」

女子說：「我乞求買藥之時，胎尚未成形。倘若能墮胎，我可以不死，那只是弄破一個無知的血塊，而得以保全一條性命，你不賣藥給我，我不能不生產。以致於孩子遭到了扼殺，我也受了那麼多的痛苦，最後連我也一起被逼著上吊而死。」

是你要保你的命，反而戕害了我兩命啊！不把罪歸你，那要歸給誰呢？」冥官也喟然的說：「你所言，是斟酌情勢；他所執的也是是正理。自宋朝以來，固執一理又不願審度情勢之利害的，並不只有這一個人啊，你就別告了吧。」

那冥官拊几，驚堂木一拍！那醫者悚然醒來。

冥間富貴

吳惠叔又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得了疫病死的人還魂了！

說他在冥司遇到老朋友了，但是老友竟然身形褴褛，帶著枷鎖被冥司勘驗審問，兩人相見悲喜，不知不覺握手嘆息說：

「你一生富貴，竟然不能將富貴都帶來著裡耶？」



那人蹙著眉頭回答：「富貴都可以帶來這裡啊，只是人們都不肯帶來而已。生前有功德的人，到了這裡何嘗不富貴耶？去告訴世人啊！要早打算，作些能帶來這裡的富貴吧。」

李南澗說：「善哉斯言，遠勝於說富貴皆空啊。」

第九卷
如是我聞三

王徵君載揚言，嘗宿友人蔬圃中，聞窗外人語曰：「風雪寒甚，可暫避入空屋。」又聞一人語曰：「後垣半圯，偷兒闖入，將奈何？食人之食，不可不事人之事。」意謂僮僕之守夜者。天曉啟戶，地無人跡，惟二犬偃臥牆缺下，雪沒腹矣。嘉祥曾映華曰：「此載揚寓言，以愧僮僕之負心者也。」余謂犬之為物，不煩驅策，而警夜不失職，寧忍寒餓，而戀主不他往。天下為僮僕者，實萬萬不能及其足使人愧，正不在能語不能語耳。

從孫翰清言，南皮趙氏子，為狐所媚，附於其身，恒在襟袂間與人語。偶懸鍾馗小像於壁，夜聞室中跳躑聲，謂驅之去矣。次日語如故。詰以曾睹鍾馗否？曰：「鍾馗甚可怖，幸其軀幹僅尺餘，其劍僅數寸。彼上牀則我下牀，彼下牀則我上牀，終不能擊及我耳。」然則畫像果有靈歟？畫像之靈，果軀幹皆如所畫歟？設畫為

徑寸之像，亦執鉞鋒之劍，蠕蠕然而斬邪歟？是真不可解矣。

乾隆戊午夏，獻縣修城。役夫數百拆故堞，破磚擲城下；城下役夫數百，運以荊筐。炊熟，則鳴柝聚食。方聚食間，役夫辛五告人曰：「頃運磚時，忽聞耳畔大聲曰：『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汝知之乎！』回顧無所睹，殊可怪也。」俄而眾手合作，磚落如雹，一磚適中辛五，腦裂死。驚呼擾攘，竟不得擊者主名。官司莫能詰斷，令役夫之長出錢十千，棺斂而已。乃知辛五夙生負擊者命，役夫長夙生負辛五錢。因果牽纏，終相填補，微鬼神先告，幾何不以為偶然耶？

諸桐嶼言，其鄉舊家有書樓，恒鑄鑰。每啟視，必見凝塵之上，有女子足跡，微削僅二寸有餘。知為鬼魅，然數十年寂無形聲，不

知何怪也。里人劉生，性輕脫，妄冀有王軒之遇。祈於主人，獨宿樓上，具茗果酒肴，焚香切祝，明燭就寢，屏息以伺，亦無所見聞。惟漸覺陰森之氣，砭入肌骨，目能視，耳能聽，口不能言，四肢不能動；久而寒沁肺腑，如臥層冰積雪，苦不可忍，至天曉乃能出語，猶若凍僵。至是無敢復下榻者。此怪形蹤，可云隱秀；即其料理劉生，不動聲色，亦有雅人深致也矣。

顧非熊再生事，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又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其父顧況集中，亦載是詩，當非誣造。近沈雲椒少宰撰其母《陸太夫人志》，稱太夫人于歸，甫匝歲，贈公即卒。遺腹生子，恒週三歲亦殤。太夫人哭之慟曰：「吾之為未亡人也，以有汝在，今已矣！吾不忍吾家之宗祀自此而絕也。」於其斂，以朱志其臂，祝曰：「天不絕吾家，若再生以此為驗。」時雍正己酉十二月也。

是月，族人有比鄰而居者，生一子，臂朱灼然。太夫人遂撫之，以為後即少宰也。余官禮部尚書時，與少宰同事，少宰為余口述尤詳。蓋釋氏書中，誕妄者原有，其徒張皇罪福，誘人施捨，詐偽者尤多。惟輪迴之說，則鑿然有證。司命者每因一人一事，偶示端倪，彰人道之教。少宰此事，即借轉生之驗，以昭苦節之感者也。儒者甚言無鬼，又烏乎知之？

伶人方俊官，幼以色藝擅場，為士大夫所賞。老而販鬻古器，時來往京師。嘗覽鏡自歎曰：「方俊官乃作此狀，誰信曾舞衫歌扇，傾倒一時耶？」倪餘疆感舊詩曰：「落拓江湖鬢有絲，紅牙按曲記當時。莊生蝴蝶歸何處？惆悵殘花剩一枝。」即為俊官作也。俊官自言本儒家子，年十三四時，在鄉塾讀書，忽夢為笙歌花燭，擁入閨闈。自顧，則繡裙錦帳，珠翠滿頭；俯視雙足，亦纖纖作弓彎樣，

儼然一新婦矣。驚疑錯愕，莫知所為，然為眾手挾持，不能自主，竟被扶入幃中，與男子並肩坐，且駭且愧，悸汗而寤。後為狂且所誘，竟失身歌舞之場，乃悟事皆前定也。餘疆曰：「衛洗馬問樂令夢，樂云：『是想汝。』殆積有是想，乃有是夢；既有是想是夢，乃有是墮落。果自因生，因由心造，安可委諸夙命耶？」余謂此輩沉淪賤穢，當亦前身業報，受在今生，未可謂全無冥數。餘疆所言，特正本清源之論耳。後蘇杏村聞之曰：「曉嵐以三生論因果，惕以未來；餘疆以一念論因果，戒以現在。雖各明一義，吾終以餘疆之論，可使人不放其心。」

族祖黃圖公言，嘗訪友至北峰。夏夜散步村外，不覺稍遠。聞秫田中有呻吟聲，尋聲往視，乃一童子裸體臥。詢其所苦，言薄暮過此，遇垂髻婦女，招與語，悅其韶秀，就與調謔。女言父母皆外

出，邀到家小坐。引至梳葉深處，有屋三楹，闔無一人。女闔其戶，出瓜果共食，笑言既洽，弛衣登榻。比擁之就枕，則女忽變形為男子，狀貌猙獰，橫施暴虐。怖不敢拒，竟受其污，蹂躪毒楚，至於暈絕。久而漸蘇，則身臥荒煙蔓草間，並室廬失所在矣。蓋魅悅此童之色，幻女形以誘之也。見利而趨，反為利餌，其自及也宜矣！

先師趙橫山先生，少年讀書於西湖，以寺樓幽靜，設榻其上。

夜聞室中窸窣聲，似有人行，叱問：「是鬼是狐，何故擾我？」徐聞囁囁而對曰：「我亦鬼亦狐。」又問：「鬼則鬼，狐則狐耳，何亦鬼亦狐也？」良久復對曰：「我本數百歲狐，內丹已成。不幸為同類所扼殺，盜我丹去，幽魂沉滯，今為狐之鬼。」問：「何不訴諸地下？」曰：「凡丹由吐納導引而成者，如血氣附形，融合為一，不自外來，人弗能盜也；其由採補而成者，如劫奪之財，本非己物，

故人可殺而吸取之。吾媚人取精，所傷害多矣，殺人者死，死當其罪，雖訴神，神不理也。故寧鬱鬱居此耳。」問：「汝居此樓作何究竟？」曰：「本匿影韜聲，修太陰鏈形之法。以公陽光薰鑠，陰魄不寧，故出而乞哀，求幽明各適。」言訖，惟聞搏籟聲，問之不復再答。先生次日即移出。嘗舉以告門人曰：「取非所有者，終不能，且適以自殺也。」可畏哉！

從兄萬周言，交河有農家婦，每歸寧輒騎一騾往。騾甚健而馴，不待人控引，即知路。或其夫無暇，即自騎以行，未嘗有失。一日，歸稍晚，天陰月黑，不辨東西。騾忽橫逸，載婦逕入秫田中，密葉深叢，迷不得返。半夜，乃抵一破寺，惟一二丐者棲廡下。進退無計，不得已留與共宿。次日，丐者送之還，其夫愧焉，將鬻騾於屠肆。夜夢人語曰：「此騾前世盜汝錢，汝捕之急，逃而免。汝囑捕役繫

其婦，羈留一夜。今為驟者，盜錢報；載汝婦入破寺者，係婦報也。汝何必反結來世冤耶？」惕然而寤，痛自懺悔，驟是夕忽自斃。

奴子任玉病革時，守視者夜聞窗外牛吼聲，玉駭然而歿。次日，共話其異。其婦泣曰：「是少年嘗盜殺數牛，人不知也。」

余某者老於幕府，司刑名四十餘年。後臥病瀕危，燈月下恍惚似有鬼為厲者，余某慨然曰：「吾存心忠厚，誓不敢妄殺一人，此鬼胡為乎來耶？」夜夢數人浴血泣曰：「君知刻酷之積怨，不知忠厚亦能積怨也。夫瑩瑩孱弱，慘被人戕，就死之時，楚毒萬狀。孤魂飲泣，銜恨九泉，惟望強暴就誅，一申積憤。而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開脫，遂使兇殘漏網，白骨沉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人屠割，魂魄有知，旁觀

讞是獄者，改重傷為輕，改多傷為少，改理曲為理直，改有心為無心，使君切齒之仇，從容脫械，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詔詔以縱惡為陰功，被枉死者，不仇君而仇誰乎？」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備告其子，回手自撾曰：「吾所見左矣，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歿。

滄洲劉太史果實，襟懷夷曠，有晉人風。與飴山老人、蓮洋山人皆善友，而意趨各殊。晚歲家居，以授徒自給，然必孤貧之士乃容執贄。脩脯皆無幾，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買米斗餘，貯罌中，月餘不盡，意甚怪之。忽聞簷間語曰：「僕是天狐，慕公雅操，日私益之耳，勿訝也。」劉詰曰：「君意誠善，然君必不能耕，此粟何來？吾不能飲盜泉也，後勿復爾。」狐歎息而去。

亡姪汝備，字理含，嘗夢人對之誦詩，醒而記其一聯曰：「草鶯花春似夢，沉沉風雨夜如年。」以告余。余訝其非佳讖，果以戊辰閏七月夭逝。後其妻武強張氏，撫弟之子為嗣，苦節終身，凡三十餘年，未嘗一夕解衣睡。至今婢媪能言之。乃悟二語為孀閨獨宿之兆也。

雍正丙午丁未間，有流民乞食過崔莊，夫婦並病疫。將死時，持券哀呼於市，願一幼女賣為婢，而以賣價買二棺。先祖母張太夫人為葬其夫婦，而收養其女，名之連貴。其券署父張立，母黃氏，而不著籍貫。問之，已不能語矣。連貴自云：「家在山東，門臨驛路，時有大官車馬往來，距此約行一月餘，而不能舉其縣名。」又云：「去年曾受對門胡家聘，胡家乞食在外，不知所往。越十餘年，杳無親戚來尋訪，乃以配圉人劉登。登自云：『山東新泰人，本姓

胡，父母俱歿，有劉氏收養之。因從其姓。小時記父母為聘一女，但不知其姓氏。『登既胡姓，新泰又驛路所經，流民乞食計程亦可以月餘，與連貴言皆符，頗疑其樂昌之鏡，離而復合，但無顯證耳。先叔粟甫公曰：「此事稍為點綴，竟可以入傳奇。惜此女蠢若鹿豕，惟知飽食酣眠，不稱點綴，可恨也。」邊隨園徵君曰：「秦人不死，信符生之受誣；蜀老猶存，知諸葛之多枉（此乃劉知幾《史通》之文。符生事見《洛陽伽藍記》。諸葛事則見《魏書》毛修之傳。浦二田注《史通》以為未詳，蓋偶失考。）。史傳不免於緣飾，況傳奇乎？《西樓記》稱穆素暉豔若神仙，吳林塘言其祖幼時及見之，短小而豐肌，一尋常女子耳。然則傳奇中所謂佳人，半出虛說？此婢雖粗，倘好事者按譜填詞，登場度曲，他日紅氍毹上，何嘗不鶯嬌花媚耶？先生所論，猶未免於盡信書也。」

聶松巖言，膠州一寺，經樓之後有蔬圃。僧一夕開牖納涼，月明如晝，見一人徙倚老樹下，疑竊蔬者，呼問為誰，磬折而對曰：「師勿訝，我鬼也。」問：「鬼何不歸爾墓？」曰：「鬼有徒黨，各從其類。我本書生，不幸葬叢塚間。不能與馬醫夏畦伍，此輩亦厭我非其族，落落難合，故寧避囂於此耳。」言訖，冉冉沒。後往往遙見之，然呼之不應矣。

福州學使署，本前明稅璫署也。奄人暴橫，多潛殺不辜，至今猶往往見變怪。余督閩學時，奴輩每夜驚。甲寅夏，先姚安公至署，聞某室有鬼，輒移榻其中，竟夕晏然。昫嘗乘間微諫，請勿以千金之軀與鬼角，因誨昫曰：「儒者論無鬼，迂論也，亦強詞也。然鬼必畏人，陰不勝陽也；其或侵人，必陽不足以勝陰也。夫陽之盛也，豈持血氣之壯與性情之悍哉！人之一心，慈祥者為陽，慘毒者為陰；

坦白者為陽，深險者為陰；公直者為陽，私曲者為陰。故易象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苟立心正大，則其氣純乎陽剛。雖有邪魅，如幽室之中，鼓洪爐而熾烈燄，沍凍自消。汝讀書亦頗多，曾見史傳中有端人碩士為鬼所擊者耶？」昉再拜受教，至今每憶庭訓，輒悚然如左右也。

東州邵氏子，性佻蕩。聞淮鎮古墓有狐女甚麗，時往伺之。一日，見其坐田塍上，方欲就通款曲，狐女正色曰：「吾服氣煉形，已二百餘歲，誓不媚一人，汝勿生妄想。且彼媚人之輩，豈果相悅哉？特攝其精耳。精竭則人亡，遇之未有能免者，汝何必自投陷井也？」舉袖一揮，淒風颯然，飛塵眯目，已失所在矣。先姚安公聞之曰：「此狐能作此語，吾斷其必生天。」

獻縣李金梁、李金桂兄弟，皆劇盜也。一夕，金梁夢其父語曰：「夫盜有敗，有不敗，汝知之耶？貪官墨吏，刑求威脅之財；神奸巨蠹，豪奪巧取之財；父子兄弟，隱匿偏得之財；朋友親戚，強求詐誘之財；黠奴幹役，侵漁乾沒之財；巨商富室，重息剝削之財，以及一切刻薄計較，損人利己之財，是取之無害。罪惡重者，雖至殺人亦無害，其人本天道之所惡也。若夫人本善良，財由義取，是天道之所福也，如干犯之，事為悖天，悖天終必敗。汝兄弟前劫一節婦，使母子冤號，鬼神怒視，如不悛改，禍不遠矣！」後歲餘，果並伏法。金梁就獄時，自知不免，為刑房吏史真儒述之。真儒余里人也，嘗舉以告姚安公，謂盜亦有道。又述劇盜李志鴻之言曰：「吾鳴鶻躍馬三十年，所劫奪多矣，見人劫奪亦多矣。蓋敗者十之二三，不敗者十之七八；若一污人婦女，屈指計之，從無一人不敗者。故恒以自戒其徒。」蓋天道禍淫，理固不爽云。

辛卯夏，余自烏魯木齊從軍歸，僦居珠巢街路東一宅，與龍臬司承祖鄰。第二重室五楹，最南一室，簾恒飈起尺餘，有若風鼓之者。余四室之簾則否，莫喻其故。小兒女入室，輒驚啼，云牀上坐一肥僧，向之嬉笑。緇徒厲鬼，何以據人家宅舍，尤不可解也。又三鼓已後，往往聞龍氏宅中有女子哭聲，龍氏宅中亦聞之，乃云聲在此宅，疑不能明。然知其鑿然非善地，遂遷居栢南先生雙樹齋後。居是二宅者，皆不吉。白環九司寇無疾暴卒，即在龍氏宅也。凶宅之說，信非虛語矣。先師陳白崖先生曰：「居吉宅者未必吉，居凶宅者未必不兇。如和風溫煦，未必能使人祛病，而嚴寒沴厲，一觸之則疾生；良藥滋補，未必能使人驟健，而峻劑攻伐，一飲之則洞泄。」此亦確有其理，未可執定命與之爭。孟子有言：「是故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

洛陽郭石洲言，其鄰縣有翁姑，受富室二百金，鬻寡媳為妾者。至期，強被以綵衣，掖之登車。婦不肯行，則以紅巾反接其手，媼擁之坐車上。觀者多太息不平，然婦母族無一人，不能先發也。僕夫振輿之頃，婦舉聲一號，旋風暴作，三馬皆驚逸不可止，不趨其家，而趨縣城。飛渡泥淖，如履康莊，雖仄逕危橋，亦不傾覆，至縣衙乃屹然立，其事遂敗。因知庶女呼天，雷電下擊，非典籍之虛詞。

從舅姚公介然曰：「厲鬼還冤，見於典記者不一，得於傳聞者亦不一。癸未五月，自鹽山耿家庵還崔莊，乃親見之。其人年約五十餘，戴草笠，著苧衫，以一驢馱襍被，繫河干柳樹下，倚樹而坐。余亦繫馬小憩。忽其人蹶然而起，以手作撐拒狀，曰：『害汝命，償汝命耳，何必若是相毆也？』」支柱良久，語漸模糊不可辨。

忽躡身一躍，已汨沒於波浪中矣。同見者十餘人，咸合掌誦佛。雖不知所報何冤，然害命償命，則其所自道也。」

戊子夏，小婢玉兒病瘵死。俄復甦曰：「冥役遣我歸索錢。」市冥鏹焚之，乃死。俄又復甦曰：「銀色不足，冥役不受也。」更市金銀箔折錠焚之，則死不復甦矣。因憶雍正壬子，亡弟映谷瀕危時，亦復類是。然作冥鏹果有用耶？冥役需索如是，冥官又所司何事耶？

胡牧亭侍御言，其鄉有生為冥官者，述冥司事甚悉，不能盡憶，大略與傳記所載同。惟言六道輪迴，不煩遣送，皆各隨平生之善惡，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氣類相感，自得本途。語殊有理，從來論鬼者未道也。

狐之媚人，為採補計耳，非漁色也。然漁色者亦偶有之。表兄安濤北言，有人夜宿深林中，聞草間人語曰：「君愛某家小童，事已諧否？此事亢陽熏爍，消蝕真陰，極能敗道，君何忽動此念耶？」又聞一人答曰：「勞君規戒，實緣愛其美秀，遂不能忘情。然此童貌雖豔冶，心無邪念，吾於夢中幻諸淫態誘之，漠然不動，竟無如之何，已絕是想矣。」其人覺有異，潛往窺視，有二狐跳踉去。

秦州任子田，名大椿，記誦博洽，尤長於三禮注疏，六書訓詁。乾隆己丑，登二甲一名進士，浮沉郎署，晚年始得授御史，未上而卒。自開國以來，二甲一名進士不入詞館者僅三人，田實居其一。自言十五六時，偶為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侍姬自縊死。其魂訟於地下，子田奄奄臥疾，魂亦自追去考問。閱四五日，冥官庭鞠七八度，辨明出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減削官祿，

故仕途偃蹇如斯。賈鈍夫舍人曰：「治是獄者，即顧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見，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坐，親見追話冥司事，子田對之，猶慄慄然也。」

即墨楊槐亭前輩言，濟寧一童子，為狐所昵，夜必同衾枕。至年二十餘，猶無虛夕。或教之留鬚，鬚稍長輒睡中為狐薙去，更為傅脂粉。屢以符籙驅遣，皆不能制。後正乙真人舟過濟寧，投詞乞効治，真人牒於城隍。狐乃詣真人自訴，不睹其形，然旁人皆聞其語。自言：「過去生中為女子，此童為僧，夜過寺門，被劫閉窟室中，隱忍受辱者十七載，鬱鬱而終。訴於地下，主者判是僧地獄受罪畢，仍來生償債，會我以他罪墮狐身，竄伏山林百餘年，未能相遇。今煉形成道，適逢僧後身為此童，因得相報，十七年滿，自當去，不煩驅遣也。」真人竟無如之何。後不知期滿果去否？然據其

所言，足知人有所負，雖隔數世猶償也。

同年項君廷模言，昔嘗館翰林某公家，相見輒講學。一日，其同鄉為外吏者，有所饋贈，某公自陳平生儉素，雅不需此。見其崖岸高峻，遂逡巡攜歸。某公送賓之後，徘徊廳事前，悵悵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數刻。家人請進內午餐，大遭詬怒。忽聞有數人吃竊笑之，視之無跡，尋之，聲在承塵上，蓋狐魁云。

陳少廷尉耕巖，官翰林時為魅所擾，避而遷居，魅輒隨往。多擲小帖，道其陰事，皆外人不及知者。益悚懼，恒虔祀之。一日，擲帖責其待姪之薄，且曰：「不厚資助，禍且至。」眾緣是竊疑其姪。密約伺察。夜聞擊損器物聲，突出掩執，果其姪也。耕巖天性長厚，尤篤於骨肉，但曰：「爾需錢可告我，何必乃爾？」笑遣之。

歸寢。由是遂安。後吳編修樸園突遭回祿，莫知火之自來，凡再徙居而再焚。余意亦當如耕巖事。樸園曰：「固亦疑之。然第三次遷泉州會館，適與客坐廳事中，忽烈燄赫然，自承塵下射，是非人所能上，亦非人所能入也。殆真魅所為矣。」

程也園舍人，居曹竹虛舊宅中。一夕，弗戒於火，書畫古器多遭焚毀。中褚河南臨《蘭亭》一卷，乃五百金所質，方慮來贖時轆轤，忽於火燼中揀得。匣及袱並蕪，而書卷無一字之損。表弟張桂巖館也園家，親見之。白香山所謂「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者耶？抑成毀各有定數，此卷不在此火劫中耶？然事則奇矣，亦將來賞鑒家一佳話也。

同年柯禹峰，官御史時，嘗借宿內城友人家。書室三楹，東一

室隔以紗廚，扃不敢啟，置榻外室南牖下。睡至半夜，聞東室有聲如鴨鳴，怪而諦視。時明月滿窗，見黑煙一道，從東室門隙出，著地而行，長可丈餘，蜿蜒如巨蟒，其首乃一女子，鬢鬢儼然。昂而仰視，盤旋地上，作鴨鳴不止。禺峰素有膽，拊榻叱之，徐徐卻行，仍從門隙而入。天曉以告主人，主人曰：「舊有此怪，或數年一出，不為害，亦無他休咎。」或曰：「未買是宅前，舊主有侍姬死此室，未知其審也。」

胥魁有善博者，取人財猶探物於囊，猶不持兵而劫奪也。其徒黨密相羽翼，意喻色授，機械百出，猶臂指之相使，猶呼吸之相通也。駭豎多財者，則猶魚吞餌，猶雉遇媒耳。如是近十年，橐金巨萬，俾其子賈於長蘆，規什一之利。子亦狡黠，然冶蕩好漁色。有墮其術而破家者，銜之次骨。乃乞與偕往，而陰導之為北里游，舞

衫歌扇，耽志忘歸，耗其貲十之九。胥魁微有所聞，自往檢校，已不可收拾矣。論者謂：「事雖人謀，亦有天道。仇者之動此念，殆神啟其心歟？不然，何前愚而後智也？」

故城刁飛萬言，其鄉有與狐女生子者，其父母怒諱之。狐女涕泣曰：「舅姑見逐，義難抗拒。但子未離乳，當且攜去耳。」越兩歲餘，忽抱子詣其夫曰：「兒已長，今還汝。」其夫遵父母戒，掉首不與語。狐女太息，抱之去。此狐殊有人理，但抱去之兒，不知作何究竟？將人所生者仍為人，廬居火食，混跡閭閻歟？抑妖所生者仍為妖，幻化通靈，潛蹤墟墓歟？或雖為妖，而猶承父姓，長育子孫，在非妖非人之界歟？雖為人，而猶依母黨，往來窟穴，在亦人亦妖之間歟？惜見首不見尾，竟莫得而質之。

同年蔣心餘編修言：「其鄉有故家廢宅，往往見豔女靚妝，登牆外視。武生王某，粗豪有膽，竟攜被獨宿其中，冀有所遇。至夜半寂然，乃拊枕自語曰：『人言此宅有狐女，今何往耶？』窗外小聲應曰：『六娘子知君今日來，避往溪頭看月矣。』問：『汝為誰？』曰：『六娘子之婢。』又問：『何故獨避我？』曰：『不知何故，但云畏見此腹負將軍，亦不解為何語也。』王後每舉以問人曰：『腹負將軍是武職幾品？』莫不粲然。」後問其鄉人，曰：「實有其人，亦實有其事，然竟旁皇盡夜，一無所見耳。其語，則心餘所點綴也。」心餘好詼諧，理或然歟？

先母張太夫人，嘗僱一張媪司爨，房山人也，居西山深處。言其鄉有極貧棄家覓食者，素未出外，行半日則迷路。石徑崎嶇，雲陰晦暗，莫知所適，姑坐枯樹下，俟天明辨南北。忽一人自林中出，

三四人隨之，並猙獰偉岸，有異常人。心知非山靈，即妖魅，度不能隱避，乃投身叩拜，泣訴所苦。其人惻然曰：「爾勿怖，不害汝也。我是神虎，今為諸虎配食料，待虎食人，爾收其衣物，即自活矣。」因引至一處，激然長嘯，眾虎岔集。其人舉手指揮，語啁晰不可辨。俄俱散去，惟一虎留伏叢莽間，俄有荷擔度林者，虎躍起欲搏，忽避易而退。少頃，一婦人至，乃搏食之。檢其衣帶，得數金，取以付之，且告曰：「虎不食人，惟食禽獸。其食人者，人而禽獸者耳。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頂上必有靈光，虎見之即避；其天良漸滅者，靈光全息，與禽獸無異，虎乃得而食之。頃前一男子兇暴無人理，然攘奪所得，猶恤其寡嫂孤姪，使不饑寒，以是一念，靈光煜煜如彈丸，故虎不敢食；後一婦人，棄其夫而私嫁，尤虐其前妻之子，身無完膚。更盜後夫之金，以貽前夫之女，即懷中所攜是也。以是諸惡，靈光消盡，虎視之非復人身，故為所啖。爾今得遇

我，亦以善事繼母，輟妻子之食以養，頂上靈光高尺許，故我得而誘之，非以爾叩拜求哀也。勉修善業，當尚有後福。」因指示歸路。越一日夜，得至家。張媪之父與是人為親串，故得其詳。時家奴之婦，有虐使其七歲孤姪者，聞張媪言，為之少戢。聖人以神道設教，信有以夫。

磷為鬼火。《博物志》謂戰血所成，非也，安得處處有戰血哉？蓋鬼者，人之餘氣也。鬼屬陰，而餘氣則屬陽。陽為陰鬱，則聚而成光。如雨氣至陰，而螢火化；海氣至陰，而陰火然也。多見於秋冬而隱春夏，秋冬氣凝、春夏氣散故也。其或見於春夏者，非幽房廢宅，必深巖幽谷，皆陰氣常聚故也。多在平原曠野，藪澤沮洳，陽寄於陰，地陰類，水亦陰類，從其本類故也。先兄晴湖，嘗同沈豐功年丈夜行，而磷火在高樹嶺，青熒如炬，為從來所未聞。李長

吉詩曰：「多年老鴉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疑亦曾睹斯異，故有斯詠。先兄所見或木魅所為歟？

賈人持巨硯求售，色正碧而紅斑點點如血，沁試之，乃滑不受墨。背鐫長歌一首曰：「祖龍奮怒鞭頑石，石上血痕胭脂赤。滄桑變幻幾度經，水春沙蝕存盈尺。飛花點點粘落紅，芳草茸茸接嫩碧。海人漉得出銀濤，鮫客咨嗟龍女惜。云何強遣充硯材，如以燻施司泚泚。凝脂原不任研磨，鎮肉翻成遭棄擲（原註：客問鎮肉事，判曰：「出《夢溪筆談》。」）。音難見賞古所悲，用弗量才誰之責。案頭米老玉蟾蜍，為汝傷心應淚滴。」後題「康熙己未重九，餐花道人降乩，偶以頑硯請題，立揮長句，因鐫諸硯背以記異。」款署「奕燾」二字，不著其姓，不知為誰；餐花道人亦無考。其詞感慨抑鬱，不類仙語，疑亦落拓之才鬼也。索價十金，酬以四，不肯售。

後再問之，云四川一縣令買去矣。

奴子紀昌，本姓魏，用黃犢子故事，從主姓。少喜讀書，頗嫻文藝，作字亦工楷。最有心計，平生無一事失便宜。晚得奇疾，目不能視，耳不能聽，口不能言，四肢不能動，周身並痿痺，不知痛癢。仰置榻上，塊然如木石，惟鼻息不絕。知其未死，按時以飲食置口中，尚能咀嚼而已。診之乃六脈平和，毫無病狀，名醫亦無所措手，如是數年乃死。老僧果成曰：「此病身死而心生，為自古醫經所不載，其業報歟？」然此奴亦無大惡，不過務求自利，算無遺策耳。巧者，造物之所忌，諒哉！

奴子李福之婦，悍戾絕倫，日忤其姑舅，面詈背詛，無所不至。或微諷以不孝有冥譴，輒掉頭哂曰：「我持觀音齋，誦觀音咒，菩

薩以甚深法力消滅罪愆，閻羅王其奈我何？」後嬰惡疾，楚毒萬端，猶曰：「此我誦咒未漱口，焚香用灶火，故得此報，非有他也。」愚哉！

蔡太守必昌，嘗判冥事。朱石君中丞問：「以佛法懺悔，有無利益？」蔡曰：「尋常冤譴，佛能置訟者於善處，彼得所欲，其怨自解，如人世之有和息也；至重業深仇，非人世所可和息者，即非佛所能懺悔，釋迦牟尼亦無如之何。」斯言平易而近理。儒者謂佛法為必無，佛者謂種種罪惡皆可消滅，蓋兩失之。

余家距海僅百里，故河間古謂之瀛州。地勢趨東，以漸而高，故海岸絕陡，潮不能出，水亦不能入。九河皆在河間，而大禹導河不直使入海，引之北行數百里，自碣石乃入，職是故也。海中每數

歲或數十歲，遙見水雲湧洞中，紅光燭天，謂之燒海。輒有斷椽折棟，隨潮而上，人取以為薪。越數日，必互言某匠某匠，為神召去營龍宮，然無親睹其人話鮫室貝闕之狀者，第傳聞而已。余謂是殆重洋巨舶，弗戒於火，水光映射，空無障翳，故千百里外皆可見。梁柱之類，舶上皆有，亦不必定屬殿材也。

獻縣捕役某，嘗奉差捕劇盜，就繫矣。盜婦有色，盜乞以婦侍寢而縱之逃，某弗許。後以積蠹多賊坐斬。行刑前二日，獄舍牆圯，壓而死。獄吏葉某，坐不早葺治，得重杖。先是葉某夢身立堂下，聞堂上官吏論捕役事。官指揮曰：「一善不能掩千惡，千惡亦不能掩一善，免則不可，減則可。」既而吏抱牘出，殊不相識，諦視其官亦不識，方悟所到非縣署。醒而陰賀捕役，謂且減死；不知神以得保首領為減也。人計捕役生平，只此一善，而竟得免刑。天道昭

昭，何嘗不許人晚蓋哉！

吳江吳林塘言，其親表有與狐女遇者，雖無疾病，而惘惘恒若神不足，父母憂之。聞有遊僧能劾治，試往祈請。僧曰：「此魅與郎君夙緣，無相害意，郎君自耽玩過度耳。然恐魅不害郎君，郎君不免自害，當善遣之。」乃夜詣其家，跌坐誦梵咒。家人遙見燭光下似繡衫女子，冉冉再拜，僧舉拂子曰：「留未盡緣，作來世歡，不亦可乎？」欬然而隱，自是遂絕。林塘知其異人，因問以神仙感遇之事，僧曰：「古來傳記所載，有寓言者，有托名者，有借杼恩怨者，有喜談詼詭以詫異聞者，有點綴風流以為佳話，有本無所取而寄情綺語，如詩人之擬豔詞者，大都偽者十八九，真者十一二。此一二真者，又大都皆才鬼靈狐花妖木魅，而無一神仙。其稱神仙必詭詞。夫神正直而聰明，仙沖虛而清靜，豈有名列丹臺，身依紫

府，復有蕩姬佚女，參雜其間，動入桑中之會哉？」林塘歎其精識，為古所未聞。說是事時，林塘未舉其名字。後以問林塘子鍾僑，鍾僑曰：「見此僧時，纔五六歲，當時未聞呼名字，今無可問矣。惟記其語音，似杭州人也。」

李芍亭家扶乩，其仙自稱邱長春，懸筆而書，疾於風雨，字如顛素之狂草。客或拜求丹方，乩判曰：「神仙有丹訣，無丹方，丹方是燒煉金石之術也。《參同契》爐鼎鉛汞，皆是寓名，非言燒煉。方士轉相附會，遂貽害無窮。夫金石燥烈，益以火力，亢陽鼓蕩，血脈僨張，故筋力似倍加強壯，而消鑠真氣，伏禍亦深。觀藝花者，培以硫黃，則冒寒吐蕊，然盛開之後，其樹必枯。蓋鬱熱蒸於下，則精華湧於上，湧盡則立槁耳。何必縱數年之欲，擲千金之軀乎？」其人悚然而起。後芍亭以告田白巖，白巖曰：「乩仙大抵皆托名，」

此仙能作此語，或真是邱長春歟？」

吳雲巖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太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動，再問之不復答。知己詞窮而遁矣。然則《西遊記》為明人依托，無疑也。

文安王氏姨母，先太夫人第五妹也。言未嫁時，坐度帆樓中，遙見河畔停一船，有宦家中年婦，伏窗而哭，觀者如堵。乳媪啟後戶往視，言是某知府夫人，晝寢船中，夢其亡女為人執縛宰割，呼號慘切，悸而寤，聲猶在耳，似出鄰船，遣婢尋視，則方屠一豚子，

瀉血於盜，未竟也。夢中見女縛足以繩，縛手以紅帶，復視其前足，信然，益悲愴欲絕，乃倍價贖而瘞之。其僮僕私言，此女十六而歿，存日極柔婉，惟嗜食雞，每飯必具，或不具則不舉箸，每歲恒割雞七八百，蓋殺業云。

交河有書生，日暮獨步田野間，遙見似有女子避入秫田，疑蕩婦之赴幽期者。逼往視之，寂無所睹。疑其竄伏深叢，不復追跡。歸而大發寒熱，且作譫語曰：「我餓鬼也。以君有祿相，不敢觸忤，故潛匿草間。不虞忽相顧盼，枉步相尋，既爾有情，便當從君索食，乞惠薄奠，即從此辭。」其家為具紙錢肴酒，霍然而癒。蘇進士語年曰：「此君本無邪心，以偶爾多事，遂為此鬼所乘。小人之於君子，恒伺隙而中之也，言動可不慎哉？」

炎涼轉瞬，即鬼魅亦然。程魚門編修曰：「王文莊公遇陪祀北郊，必借宿安定門外一墳園。園故有崇，文莊弗睹也。一歲，燈下有所睹，越半載而文莊卒矣。所謂山鬼能知一歲事耶？」

太原申鐵蟾言，昔自蘇州北上，以舵牙觸損，泊舟興濟之南。

荒塍野岸，寂無一人，而夜聞草際有哦詩聲，心知是鬼，與其友諦聽之，所誦凡數十篇，幽咽斷續，不甚可辨，鐵蟾惟聽得一句曰：

「寒星炯炯生芒角。」其友聽得二句曰：「夜深翁仲語，月黑鬼車來。」

張完質舍人，僦居一宅，或言有狐。移入之次日，書室筆硯皆開動，又失紅柬一方，紛紜詢問間，忽一錢錚然落几上，若償紅柬之值也。俄喧言所失紅柬，粘宅後空屋，完質往視，則楷書「內室

止步」四字，亦頗端正。完質曰：「此狐狡猾。」恐其將來惡作劇，乃遷去。聞此宅在保安寺街，疑即翁覃溪宅也。

李又聃先生言，東光某宅有狐，一日，忽擲磚瓦，傷盆盎。某氏詈之。夜聞人叩窗語曰：「君睡否？我有一言。鄰里鄉黨，比戶而居，小兒女或相觸犯，事理之常，可恕則恕之，必不可恕，告其父兄，自當處置。遽加以惡聲，於理毋乃不可。且我輩出入無形，往來不測，皆君聞見所不及，提防所不到。而君攘臂以為難，庸有幸福乎？於勢亦必不敵。君熟計之。」某氏披衣起謝，自是遂相安。會親串中有以僮僕微釁，釀為爭鬥，幾成大獄者，又聃先生歎曰：「殊令人憶某氏狐。」

北河總督署有樓五楹，為蝙蝠所據多年矣。大小不知凡幾，中

一白者，巨如車輪，乃其魁也，能為變怪。歷任總督，皆肩鑰弗居。福建李公清時，延正一真人劾治，果皆徙去。不久，李公卒。蝙蝠復歸。自是無敢問之者。余謂湯文正公驅五通神，除民害也。蝙蝠自處一樓，與人無患，李公此舉，誠為可已而不已。至於猝捐館舍，則適值其時，不得謂蝙蝠為祟。修短有數，豈妖魅能操其權乎？

余七八歲時，見奴子趙平，自負其膽，老僕施祥搖手曰：「爾勿恃膽，吾已以恃膽敗矣。吾少年氣最盛，聞某家凶宅，無人敢居，逕攜襖被臥其內。夜將半，然有聲，承塵中裂，忽墮下一人臂，跳擲不已；俄又墮一臂，又墮兩足，又墮其身，最後乃墮其首，並滿屋迸躍如猿獠。吾錯愕不知所為。俄已合為一人，刀痕杖跡，腥血淋漓，舉手直來搦吾頸。幸夏夜納涼，掛窗未闔，急自窗躍出，狂奔而免，自是心膽並碎，至今猶不敢獨宿也。汝恃膽不已，無乃

不免如我乎？」平意不謂然，曰：「丈原大誤。何不先捉其一段，使不能湊合成形？」後夜飲醉歸，果為群鬼所遮，掖入糞坑中，幾於滅頂。

同年鍾上庭言，官寧德曰，有幕友病亟。方服藥，恍惚見二鬼曰：「冥司有某獄待君往質，藥可勿服也。」幕友言：「此猶已五十餘年，今何尚未了？」鬼曰：「冥司法至嚴，而用法至慎，但涉疑似，雖明知其事，證人不具，終不為獄成，故恒待至數十年。」問：「如是，不稽延拖累乎？」曰：「此亦千萬之一，不恒有也。」是夕果卒。然則果報有時不驗，或緣此歟？又小說所載，多有生魂赴鞠者，或宜遲宜速，各因其輕重緩急歟？要之早晚雖殊，神理終不憤憤，則鑿然可信也。

田氏媼詭言其家事狐神，婦女多焚香問休咎，頗獲利。俄而群狐大集，需索酒食，罄所獲不足供，乃被擊破甕盎，燒損衣物。哀乞不能遣，怖而他投。瀕行時，聞屋上大笑曰：「爾還敢假名斂財否？」自是遂寂。亦遂不徙，然並其先有之資，耗大半矣。此余幼時聞先太夫人說。又有道士稱奉王靈官，擲錢卜事時有驗，祈禱亦盛。偶惡少數輩，挾妓入廟，為所阻。乃陰從伶人假靈官鬼卒衣冠，乘其夜醮，突自屋脊躍下，據坐訶責其惑眾，命鬼卒縛之，持鐵藜將拷問。道士惶怖伏罪，具陳虛誑取錢狀。乃哄堂一笑，脫衣冠高唱而出。次日覓道士，則已竄矣。此雍正甲寅七月事。余隨先姚安公宿沙河橋，聞逆旅主人說。

安邑宋半塘，嘗官鄆縣。言鄆有一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病中夢至大官署，察其形狀，知為冥司。遇一吏乃其故人，因叩其：

「此病得死否？」曰：「君壽未盡而祿盡，恐不久來此。」生言：「生平以館穀餬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為受人館穀，而疏於訓課，冥司謂無功竊食，即屬虛糜，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蓋在三之義，名分本尊，利人修脯，誤人子弟，譴責亦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則減食祿，一錙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貧或夭，動言天道之難明，焉知自誤生平，罪多坐此哉！」生悵然而寤，病果不起。臨歿，舉以戒所親。故人得知其事云。

道士龐門樞，雄縣人，嘗客獻縣高鴻臚家。先姚安公幼時，見其手撮棋子布几上，中間橫斜縈帶，不甚可辨，外為八門，則井然可數。投一小鼠，從生門入，則曲折尋隙而出，從死門入，則盤旋終日，不得出。以此信魚腹陣圖，定非虛語。然門樞謂此特戲劇耳。

至國之興亡，繫乎天命，兵之勝敗，在乎人謀，一切術數，皆無所用。從古及今，有以壬遁星禽成事者，即如符咒厭劾，世多是術，亦頗有驗時。然數千年來，戰爭割據之世，是時豈竟無傳，亦未聞某帝某王某將某相死於敵國之魘魅也。其他可類推矣。姚安公曰：「此語非術士所能言，此理亦非術士所能知。」

從舅安公介然言，佃戶劉子明，家粗裕。有狐居其倉屋中，數十年一無所擾。惟歲時祭以酒五盞，雞子數枚而已。或遇火盜，輒叩門窗作聲，使主人知之。相安已久。一日，忽聞吃吃笑不止，問之不答。笑彌甚，怒而訶之，忽應曰：「吾自笑厚結盟之兄弟，而疾其親兄弟者也；吾自笑厚其妻前夫之子，而疾其前妻之子者也，何預於君，而見怒如是？」劉大慚，無以應。俄聞屋上朗誦《論語》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語之言，能無悅乎？繹

之為貴。」太息數聲而寂。劉自是稍改其所為。後余以告邵暗谷，暗谷曰：「此至親密友所難言，而狐能言之；此正言莊論所難入，而狐以詼諧悟之，東方曼倩何加焉？子倘到劉氏倉屋，當向門三揖之。」

瑪納斯有遣犯之婦，入山採樵，突為瑪哈沁所執。瑪哈沁者，額魯特之流民，無君長，無部族，或數十人為隊，或數人為隊，出沒深山中，遇禽食禽，遇獸食獸，遇人即食人。婦為所得，已褫衣縛樹上，熾火於旁。甫割左股一臠，忽聞火器一震，人語喧闐，馬蹄聲殷動林谷，以為官軍掩至，棄而遁。蓋營卒牧馬，偶以鳥槍擊雉子，誤中馬尾。一馬跳擲，群馬皆驚，相隨逸入萬山中，共謀而追之也。使少遲須臾，則此婦血肉狼藉矣。豈非若或使之哉？婦自此遂持長齋，嘗謂人曰：「吾非佞佛求福也。天下之痛苦，無過於

鬻割者；天下之恐怖，亦無過於束縛以待鬻割者。吾每見屠宰，輒憶自受楚毒時。思彼眾生，其痛苦恐怖，亦必如我，固不能下咽耳。「此言亦可告世之饕餮者也。」

奴子劉琪，畜一牛一犬，牛見犬輒觸，犬見牛輒噬，每鬥至血流不止。然牛惟觸此犬，見他犬則否；犬亦惟噬此牛，見他牛則否。後繫至兩處，牛或聞犬聲，犬或聞牛聲，皆昂首瞑視。後先姚安公官戶部，余隨至京師，不知二物究竟如何也。或曰：「禽獸不能言者，皆能記前生。此牛此犬，殆佛經所謂夙冤，今尚相讖歟？」余謂夙冤之說，鑿然無疑；謂能記前生，則似乎未必。親串中有姑嫂相惡者，嫂與諸小姑皆睦，惟此小姑則如仇；小姑與諸嫂皆睦，惟此嫂則如仇，是豈能記前生乎？蓋怨毒之念，根於性識，一朝相遇，如相反之藥，雖枯根朽草，本自無知，其氣味自能激鬥耳。因果牽

纏，無施不報，三生一瞬，可快意於睚眦哉。」

從伯君章公言，前明清縣張公，十世祖贊祜公之外舅也。嘗與邑人約連名訟縣吏，乘馬而往。經祖墓前，有旋風撲馬首，驚而墮。從者昇以歸，寒熱陡作，忽迷忽醒，恍惚中似睹鬼物。將延巫禳解，忽起坐作其亡父語曰：「爾忽祈禱，撲爾馬者我也。凡訟無益，使理曲，何可證？使理直，公論具在，人人為扼腕，是即勝矣，何必訟？且訟役訟吏，為患尤大，訟不勝，患在目前；幸而勝，官有來去，此輩長子孫，必相報復，患在後日。吾是以阻爾行也。」言訖，仍就枕，汗出如雨，比睡醒則霍然矣。既而連名者皆敗，始信非譖語也。此公聞於伯祖湛元公者，湛元公一生未與人涉訟，蓋守此戒云。

世有圓光術，張素紙於壁，焚符召神，使五六歲童子視之，童

子必見紙上突現大圓鏡，鏡中人物歷歷，示未來之事，猶卦影也。但卦影隱示其象，此則明著其形耳。龐鬥樞能此術，某生素與鬥樞狎，嘗覬覦一婦，密祈鬥樞圓光，觀諧否。鬥樞駭曰：「此事豈可瀆鬼神！」固強之。不得已勉為焚符，童子注視良久，曰：「見一亭子，中設一榻，三娘子與一少年坐其上。」三娘子者，某生之亡妾也。方詬責童子妄語，鬥樞大笑曰：「吾亦見之，亭中尚有一匾，童子不識字耳。」怒問：「何字？」曰：「『己所不欲』四字也。」某生默然拂衣去。或曰：「鬥樞所焚實非符。先以餅餌誘童子，教作是語。」是殆近之。雖曰惡謔，要未失朋友規過之義也。

先太夫人言，外祖家恒夜見一物，舞蹈於樓前，見人則竄避。

月下循窗隙窺之，衣慘綠衫，形蠢蠢如巨蟹，見其手足而不見其首，不知何怪。外叔祖紫衡公遣健僕數人，持刀杖繩索伏門外，伺其出，

突掩之。踉蹌逃入樓梯下。秉火照視，則牆隅綠錦袱包一銀船，左右有四輪，蓋外祖家全盛時兒童戲劇之物。乃悟綠衫其袱，手足其四輪也。熔之得三十餘金。一老嫗曰：「吾為婢時，房中失此物，同輩皆大遭捶楚。不知何人竊置此間，成此魅也。」《搜神記》載孔子之言曰：「夫六畜之物，龜蛇魚鱉草木之屬，神皆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然則物久而幻形，固事理之常耳。

兩世夫婦如韋皋、玉簫者，蓋有之矣。景州李西崖言，乙丑會試，見貴州一孝廉，述其鄉民家生一子，甫能言，即云：「我前生某氏之女，某氏之妻，夫名某字某，吾卒時夫年若干，今年當若干，所居之地，距民家四五日程耳。」此語漸聞。至十四五歲時，其故夫知有是說，逕來尋問，相見涕泗，述前生事悉相符。是夕，竟抱

被同寢，其母不能禁。疑而竊聽，滅燭以後，已妮妮兒女語矣。母怒，逐其故夫去，此子憤悒不食，其故夫亦棲遲旅舍不肯行。一日，防範偶疏，竟相偕遁去，莫知所終。異哉此事，古所未聞也。此謂發乎情而不止乎禮矣。

東光霍從占言，一富室女，五六歲時，因夜出觀劇，為人所掠賣。越五六年，掠賣者事敗，供曾以藥迷此女。移檄來問，始得歸。歸時視其肌膚，鞭痕、杖痕、剪痕、錐痕、烙痕、燙痕、爪痕、齒痕，遍體如刻畫，其母抱之泣數日。每言及，輒沾襟。先是女自言主母酷暴無人理，幼時不知所為，戰慄待死而已。年漸長，不勝其楚。思自裁，夜夢老人曰：「爾勿短見。再烙兩次，鞭一百，業報滿矣。」果一日，縛樹受鞭，甫及百，而縣吏持符到。蓋其母御婢極殘忍，凡叢棘而侍立者，鮮不帶血痕；回眸一視，則左右無人色。

故神示報於其女也。然竟不悛改，後疽發於項死，子孫今亦式微。從占又云，一宦家婦遇婢女有過，不加鞭箠，但褫下衣使露體伏地，自云如蒲鞭之示辱也。後患顛癩，每防守稍疏，輒裸而舞蹈云。

汲孺愛先生言，其僕自鄰村飲酒歸，醉臥於路，醒則草露沾衣，月向午矣。欠伸之頃，見一人瑟縮立樹後，呼問為誰，曰：「君勿怖，身乃鬼也。此間群鬼喜黷醉人，來為君防守耳。」問：「素昧生平，何以見護？」曰：「君忘之耶？我歿之後，有人為我婦造蜚語，君不平而白其誣，故九泉銜感也。」言訖而滅，竟不及問其為誰，亦不自記有此事。蓋無心一語，黃壤已聞。然則有意造言者，冥冥之中寧免握拳齧齒耶？

河間獻王墓，在獻縣城東八里。墓前有祠，祠前二柏樹，傳為

漢物，未知其審，疑後人所補種。左右陪葬二墓，縣誌稱左毛萇，右貫長卿。然任邱又有毛萇墓，亦莫能詳也。或曰：「萇宋代追封樂壽伯，獻縣正古樂壽地，任邱毛公墓，乃毛亨也。」理或然歟。從舅安公五占言，康熙中，有群盜覬覦玉魚之藏，乃種瓜墓前，陰於團焦，中穿地道。將近墓，探以長錐，有白氣隨錐射出，聲若雷霆，衝諸盜皆仆，乃不敢掘。論者謂：「王墓封閉二千載，地氣久鬱，故遇隙湧出，非有神靈。」余謂：「王功在《六經》，自當有鬼神呵護。穿古塚者多矣，何他處地氣不久鬱而湧乎？」

鬼魅在人腹中語，余所見聞凡三事。一為雲南李編修衣山，因扶乩與狐女唱和，狐女姊妹數輩，並入居其腹中，時時與語。正一真人劾治弗能遣，竟顛癩終身。余在翰林目見之。一為宛平張文鶴友，官南汝光道時，與史姓幕友宿驛舍。有客投刺謁史，對語徹夜。

比曉，客及僕皆不見，忽聞語出史腹中，後拜斗祛之去。俄仍歸腹中，至史死乃已。疑其夙冤也。聞金聽濤少宰言之。一為平湖一尼，有鬼在腹中，談休咎多驗，檀施鱗集。鬼自云：「夙生負此尼錢，以此為償。」如《北夢瑣言》所記田布事。人側耳尼腋下，亦聞其語，疑為樟柳神也。聞沈雲椒少宰言之。

晉殺秦謀，六日而蘇。或由縊殺杖殺，故能復活，但不識未蘇以前作何情狀。詰經有體，不能如小說瑣記也。佃戶張天錫，嘗死七日，其母聞棺中擊觸聲，開視，已復生。問其死後何所見。曰：「無所見，亦不知經七日，但倏如睡去，倏如夢覺耳。」時有老儒館余家，聞之拊髀雀躍曰：「程朱聖人哉！鬼神之事，孔孟猶未敢斷其無，惟二先生敢斷之。今死者復生，果如所論，非聖人能之哉！」余謂：「天錫自氣結屍厥，瞽不知人，其家誤以為死耳，非真死也。號太

子事載於《史記》，此翁未見耶？」

帝王以刑賞勸人善，聖人以褒貶勸人善，刑賞有所不及，褒貶有所弗恤者，則佛以因果勸人善，其事殊，其意同也。緇徒執罪福之說誘脅愚民，不以人品邪正分善惡，而以佈施有無分善惡，福田之說興，瞿曇氏之本旨晦矣。聞有走無常者，以血盆懺經有無利益問冥吏，冥吏曰：「無是事也。夫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天地自然之氣，陰陽不息之機也。化生必產育，產育必穢污，雖賢媛淑母亦不得不然，非自作之罪也。如以為罪，則飲食不能不便溺，口鼻不能不涕唾，是亦穢污，是亦當有罪乎？為是說者，蓋以最易惑者惟婦女，婦女所必不免者惟產育，以是為有罪，以是罪為非懺不可，而閨閣之財無不充功德之費矣。爾出入冥司，宜有聞見，血池果在何處，墮血池者果有何人，乃猶疑而問之歟？」走無常後以告人，

人訖無信其言者。積重不返，此之謂矣。

釋明玉言，西山有僧，見游女踏青，偶動一念。方徙倚凝思間，有少婦忽與目成，漸相軟語，云：「家去此不遠，夫久外出，今夕，當以一燈在林外相引。」叮嚀而別。僧如期往，果熒熒一燈，相距不半里，穿林渡澗，隨之以行，終不能迫及。既而或隱或現，倏左倏右，奔馳轉輾，道路遂迷，困不能行，踣臥老樹之下。天曉諦觀，仍在故處，再往林中，則蒼蘚綠莎，履痕重疊，乃悟徹夜繞此樹旁，如牛旋磨也。自知心動生魔，急投本師懺悔，後亦無他。又言山東一僧，恒見經閣上有豔女下窺，心知是魅，然思念魅亦良得，逕往就之，則一無所睹，呼之亦不出。如是者凡百餘度，遂惘惘得心疾，以至於死。臨死乃自言之。此或夙世冤愆，借以索命歟？然二僧究皆自敗，非魔與魅敗之也。

吳惠叔言，醫者某生，素謹厚。一夜，有老嫗持金釧一雙就買墮胎藥，醫者大駭，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兩枝來，醫者益駭，力揮去。越半載餘，忽夢為冥司所拘，言有訴其殺人者。至，則一披髮女子，項勒紅巾，泣陳乞藥不與狀。醫者曰：「藥醫活人，豈敢殺人以漁利？汝自以姦敗，於我何有？」女子曰：「我乞藥時，孕未成形。倘得墮之，我可不死，是破一無知之血塊，而全一待盡之命也。既不得藥，不能不產。以致子遭扼殺，受諸痛苦，我亦見逼而就縊。是汝欲全一命，反戕兩命矣。罪不歸汝，反歸誰乎？」冥官喟然曰：「汝所言，酌乎時勢；彼所執者，則理也。宋以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獨此人也哉？汝且休矣。」拊几有聲，醫者悚然而悟。

惠叔又言，有疫死還魂者，在冥司遇其故人，襪襖荷校，相見

悲喜，不覺握手太息曰：「君一生富貴，竟不能帶至此耶？」其人
蹙然曰：「富貴皆可帶至此，但人不肯帶爾。生前有功德者，至此
何嘗不富貴耶？寄語世人早作帶來計可也。」李南澗曰：「善哉斯
言，勝於謂富貴皆空也。」

--	--	--	--	--	--	--	--	--	--	--	--	--



經典古籍新編